

年
卷

第

1

第

7-12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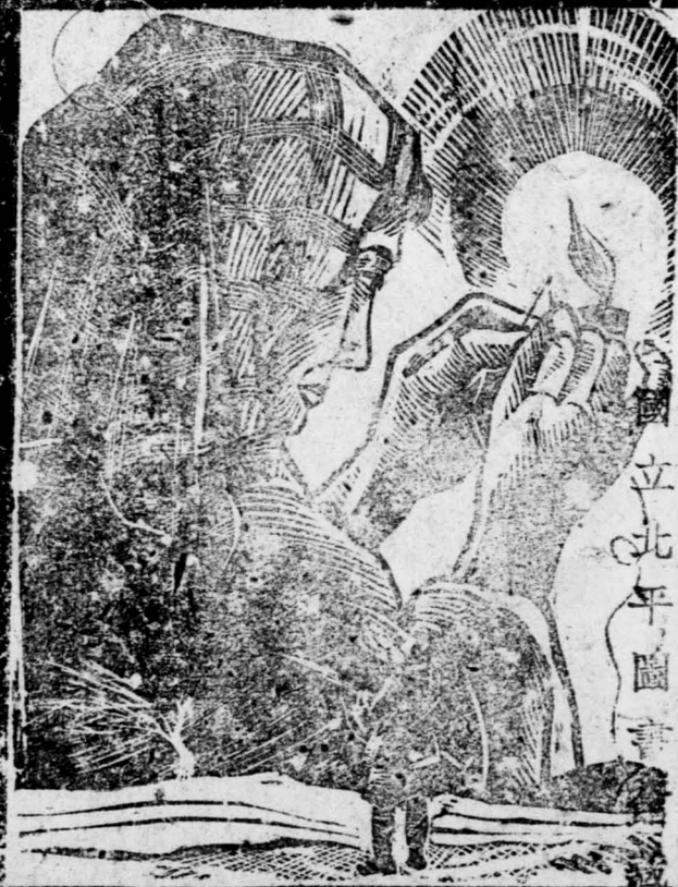
黄河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第七期

第

期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第七期



黃河

目錄

建立文藝批評

作家與生活

南 莊 (六)

「八一三」的回憶

冰 瑩 (六)

小 救贖着貞潔的人

力 夫 (六)

說 力與路

丑 友 述 (六)

特 兩天訪詣堂先生

培 述 初 (五)

寫 滿司令會見記

元 立 (五)

戲 穆蘭花

金 朗 (六)

劇 不肖子

楚 雲 (四)

襄樊，雙溝，棗陽

白 克 (九)

遊 塔爾寺

逸 明 (三)

散文 大麥香

穆 天 (三)

詩 寒衣曲

張 麟 三 (四)

見一個歌唱的隊伍前進

果 軍 (四)

歌 瀋陽將軍歌

榮 翼 (五)

血淚——灤沱河的暗流

盛 期 (四)

黃河信箱二期

徐 夷 (五)

編後

廖元斌等 (三)

一預年定	半預年定	零售	訂法
十二冊	六冊	一冊	冊數
國幣三元	國幣壹元六角	國幣三角	價目
		郵費在內	郵費

主編者 謝 冰 瑩

出版者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西安香米園德化里

發行者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印刷者 秦風日報社

總經理 新中國出版社業務部
文化

分銷處 全國各大書店

出版日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一日

本期每本定價三角



建立文藝批評

夏照濱



有很多作家很忽視鄙棄文藝批評。

巴爾札克 (Balzac) 對於文藝批評家說過這樣的話：「究竟文藝批評家是什？就是那些在文學和藝術上失敗的人。」

葉茨華斯 (Wordsworth) 對於文藝批評的估價也很低，他甚至有極地給批評和創作一個比較，他說：「批評力是很低下的，比之創作力低下到無限。」同時他又說：「一種虛偽惡意的批評會給與他人的意見很多傷害而一種笨拙的創作，不管是散文或詩，都是全無害處的。」

自然。這多少是創作家的一種偏見。

事實上，我們在歐美各國文學發展的歷程上尋求，不難發現許多文藝批評家，他們即使不超越當時的許多詩人，小說家，戲劇家，至少他們的光芒也曾映照過當時的文壇，他們的文藝批評的作品一直到今日還被認為是一種寶貴的遺產。聖佩韋 (Sainte Beuve) 是如此，安諾德 (Matthew Arnold) 也是如此。

正如王爾德 (Oscar Wilde) 所說：「批評家也是創作家，離開他們的文學價值而言，我們也承認在許多地方是批評家產生創作家。」

聖佩韋甚至說：「一個創作家必須有一個批評家為之輔導。」

批評是人類的能力，同時批評更意味着一種觀察和進步。如果文藝是一架機器，批評正是滑機油，可以使這架機器轉動得更迅速，發揮更大更高的效能。

文藝批評不但指出一個時代的文藝思潮的正確路向，更給與作家以鼓勵和批判，使他們更能親密而適合地與讀者聯繫發生密切聯繫，所以文藝批評

家實在是作者與讀者間的橋樑，他們必須有所需從，努力去尋求藝術作品和讀者間的感應，替作者們教養公眾，調和並訓練公眾的文藝趣味，文藝批評家的責任和誠力甚至大得使一個全時代的真理追求者的心朝向他。總之，文藝批評無疑地最給與藝術創作無限的助益，使藝術創作得到更深厚更高級的發展。

常歐美的文藝批評已經在文壇上取得堅實的地位，我們的一點孱弱的文藝批評基礎却完全被砲火摧毀了。

不知，是不是中華民族特別有着豐富的情感，永遠不能冷靜地考研這一個問題；中國新文藝運動十幾年以來，在小說，在戲劇，在詩歌的部門中都會有比較滿意的收穫，而文藝的批評却永遠受着冷遇，始終未曾建立起來。在戰前，有着那麼一個時期，文藝批評很受注意，在一些進步的文藝刊物中經常地有着書評，作案研究，以及文藝思潮的論文出現，但可惜的，這種工作做得不够普遍，深入；也並沒有有一個作者把文藝批評作為一種嚴肅的工作，貢獻出他們的全力去從事。時常寫文藝批評的作者不是天分較低的人，就是在文藝創作上真的失敗了，退而變成文藝打雜者，兼弄着文藝批評的差事。也有的人把批評當作登龍的階梯，他們盲目地罵一些名作家，作為自己出名的幫劣手段，這樣使文藝界充斥着紛爭和擾亂，而沒有一種合理的討論，所以這個部門中雖曾產生過一些比較努力的工作者如劉西滸先生以及以創作家兼批評家姿態出現的茅盾先生，中國的新興文藝批評的成績始終是微末不足道的。

抗戰到今日已經三年了，抗戰文藝的創作在煙硝的泥土上堅實地成長，其成績甚至超越戰前，而文藝批評却受人漠視了，除去很少數的文藝

刊物分一些篇幅給批評，作家論等批評的文字外，我們簡直可以說文藝批評不但沒有承繼了戰前那點微弱的基礎，反而退步了。

戰前理論是實踐的規範。尤其是在一個偉大的時代變革裏，在文藝界依存於這混亂的五花八門的良好的，和落後的現象，文藝產品更以紛亂的姿態出現在讀者的眼前，所以更需要建立批評的理論，去廓清，統一，指示，去發揮指導的任務，使文藝創作的實踐在質量上都得更大的躍進，使一個正確的健康文藝思潮成爲時代的主導。所以文藝批評不但不應當在這個時代中新種，更應當使其發揚，堅強，成爲以後文藝批評建立的一塊奠基石。

但文藝批評已經由自然主義的批評，欣賞批評，主觀批評，快樂主義的批評進展到寫實主義的，客觀的，批判的時代批評了。如今，文藝界抗戰建國的軍車而服役，一切文藝作品必須能够緊密結合這一切時代的一切纖細的波動，和這時代的脈搏的跳動共振。文藝批評在這階段中的主要任

作家與生活

南 芷

前天接到友人梁君自重慶來信，開頭說說：「重慶文壇比以前沉寂得多，原因是作家們都到鄉下躲避空襲去了，文人下鄉的口號雖已兌現，但可惜的他們不是去工作，而是去安適地生活……」後面兩句未免有點言之過甚，但據其他的朋友談話，也有同樣的牢騷。看信後，未免引起了我的感想。

一個作家，如果沒有充實的生活與豐富的經驗，他絕對產生不出有意義，有價值的偉大作品，這是誰也知道的。舉一個很淺顯的例子來說，高爾基在小時，是個極窮苦的拾煤渣的孩子，他連小學都沒有進過，可是後來終於成了世界文豪，爲無數萬萬的青年所景仰，固然他具有奇特

務是指出文藝產品是否正確健康地達到了它所應負的政治目的。正如托不烈（Trotsky）所說，「文學必須從它對於人類的價值判斷。」

文藝批評沒有得到發展，所以它將會有着光輝的前途。我們很熱忱地要求一些作家密切注意這方面，共同來扶育這個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嬰孩，使他能慢慢長成。

不過，作爲一個批評家不須有藝術創作家的敏性和修養，更須有正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和深湛的社會科學，心理學，哲學的認識。真正文藝批評的建立還需要更多一部份有這樣修養的作者。那些對文藝批評不忠實的文藝打雜者永遠不能給文藝批評任何助益。

一個在五四時代很顯赫的詩人會這樣地發過牢騷：「現在談文藝批評太不容易，你批評一個作家和作品好，人家罵你無聊，你指出他們的缺點，則你又爲你自己豎立一些敵人，所以我寧恬不談批評。」

這種文藝批評的庸程主義是當要打倒的。

的天才，但主要的也還在他有極豐富的生活體驗，他有熱烈的求知慾望，以及虛心學習的態度接受朋友的批評有以致之。

美國，誰都稱爲是個拜金主義的國家，但科羅森了不列的偉大作家，田埃王，屠場，煤油等名著的作者辛克萊就是其中之一。這三部作品都是描寫地下勞動者的生活，爲了要體驗煤礦工人的生活，辛克萊會親自跑去做炭礦夫，正如西拉無戰事的作者雷馬克，會親自在第一次歐戰中當兵一樣，他們都是寫實主義的作家，都有豐富的生活經驗，所以寫出來的作品是這樣深刻動人，能吸引全世界的讀者，能久傳於世，當然，這不過是



八三二一 的記憶

冰盤

這是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的晚上。

拖着一雙沉重的腿子，懶洋洋地走進了瑞林姊的家。她的丈夫濟時很驚訝地問我：「怎麼這麼晚來？」

「爲的想聽聽有沒有什麼好消息。」

「消息，好極了！你聽了會要發狂的，」壓止不住的笑容，展開在他倆的臉上。

「什麼好消息？快說，快說。」

我愈的不住地跺腳。

「告訴你，在上海，我們和日本正式打起來了！」

「真的嗎？」

「當然，千萬萬確！」

「是從收音機聽來的嗎？」

「當然！」

濟時一面笑着，一面把收音機轉到歌唱那一項，立刻，英勇壯烈兩義勇軍進行曲又唱起來了。

「自從「七七」事變以後，我到林姐家來，可以說大半的原因爲了聽這些雄壯的抗戰歌曲，而最初學會的就是義勇軍進行曲。」

大家的情緒都不像往常一般平靜，我們沒有好容易清樂，只是與狗地談論着這回抗戰是不是

有決心和敵人長期血拚？日本鬼子太可惡了！

「什麼都不怕，只怕有「一二八」的結果。」

經過過激的我，突然在他們談到敵我兵力，物力，財力比較起勁的時候，我這麼插進去一句假話。

「養保！一二八還沒有到戰爭成熟的時候，現在政府下了決心和敵人拚命，而且一切有了準備，自然有勝利的把握的！」

林姐喝着長沙話說，我聽了非常慚愧。其實有了「七七」的軍實擺在面前，我的確是多餘的。

「對！我們有絕對勝利的前途，林姐，我們從軍去吧！」

我簡直像瘋子似的亂跳亂唱，有時哈哈大笑，有時又沉默不語。

「我說過的，你聽了這個好消息會發狂，現在果然……」

我沒有回答濟時，只是微微地一笑，因爲這時我正在回憶着「一二八」的晚上我聽到砲聲的情景，那時候和今晚一樣的緊張，但沒有今晚的樂觀，興奮，我記起在四台上眺望開北大火的情形，李媽會流着淚扯住我的手說：「謝先生。我

要同你一路去救傷兵。日本鬼子太可惡了！我更記起我們組織救護隊在敵機轟炸下搶救傷兵和難民的情形。突然，我的心跳的比平時加倍地快，全身的血液沸騰得使我發昏。

「怎麼辦？今晚我會失眠的，給我兩片安眠藥吧。」

「鎮靜一點，不要太興奮了，有病的人，千萬不要再加上失眠。」

那時我還有病復重的慢性鼻，腸胃病，神經衰弱等症，濟時的勸告，雖然使我感激，但我知道這是沒有用的，不吃安眠藥，我一定會望着天花板到明天。

「最近一二天內，我就要到上海參加抗戰去了！」

我好像自言自語地那麼堅決地說，眼睛朝着窗外，並沒有望他們。

「得了，快不要開笑話了，這麼一個走路都要人扶的病夫要到前線去，鬼才相信。」

林姐用着半譏諷，半警告的語氣說着，我有點氣了。

「好吧，你看我去不去！」

「去是可以去的，不過最好你得叫人抬一付

棺材跟着你走。」

她又加上了一句。

「笑話。我既然死了，為什麼一定要用棺材埋，難道不能和戰士們一樣，挖個洞，往裏面一丟嗎。」

最後，我們終於吵起來了，他們始終覺得我身都生病，決不能上前線的，他們的理由很簡單：「你上前線，應該是救護傷病官兵，自己既是病人，還需要別人來看護你，試問這樣的人上前線有什麼用？」佩我的倔強的個性，始終不肯屈服下來。

十二點了，湘雅醫院的門口，僅有一輛洋車在等得顧客；車夫正在打盹，我跳上去沒有講價錢就要他拉走了。

一路上我都在計劃着去上海的問題，真的，死也願意死在火線上。何況我已經丟下了正在病中的老父來到長沙，目的是為了要去和鬼子拚一拚，以出一出積壓在心中六年來的悶氣，尤其在東京獄中所受到的奇恥大辱，我要趁此機會洗清國仇私恨，都不容許我養病，去吧，國家正需要我們！

人的情感有時是非常矛盾的，一想到母親死時的悲慘情景，我又不忍離開年將八十的老父。說起病，我確實太難受了，母親死後不久，父親害着很嚴重的痢疾，他整整有十三天沒有吃過一口飯，已經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但我一顆心還在分心三分之二來跑去前方，等到父親的病稍

有起色，我便假借去長沙取行李來陪父親住住的名義，悄悄地離開了家，是的，父親被我騙了，但他在看了我那封一字一淚說到忠孝不兼兩全的信以後，居然回了我一個這筆值得我永遠紀念，感到無限光榮，無限驕傲的明信片。

「岡兒知悉：忠於國，即孝於親，望努力殺賊，早日凱旋！余病已愈，勿念，父字於守園。」

這明信片是我與嘉定回到蘇州後才見到的，距我出發已經有兩個半月了。當我見到這幾行用病後顫抖的手寫的筆跡時，我不覺喜出淚來大聲叫了一聲：「偉大的父親呵！」

熱鬧的八角亭，今晚比平時更熱鬧了，一堆堆的人家都圍在那些百貨店的收音機下靜聽，他們忘記了夜深，忘記了疲勞，大家都在關心着上海的戰事，關心着祖國命運的前途。

「小姐，讓我也聽一下好嗎？」拉我的那個車夫突然對我說。

「好的。不過這時沒有什麼新聞了，我告訴你，我們的軍隊在上海和日本鬼子打起來了呢。」

「那個打贏了？」他很關心地問。

「現在還不知道。」

「在天津，我們不是和他打了一個多月了嗎？狗婆養的日本鬼！實在太凶惡了，我都很想丟

下車子去當兵呢。

想不到這位車夫還是我的同志，於是我們的談話更多了。他叫做劉昆三，家裏還有個六十五歲的老娘和四個孩子，老婆替人家喂奶，四個孩子沒有人管，常常在外面不是跌傷了腿便是壓壞了鼻子，他會讀兩年書，能够組織文字，報上納消息雖不能十分看得懂，但大標題他是了解的。

「我是很愛國的，小姐，只是為了一家人我要飯吃，沒有辦法，要不然，我早上前線了。」

油棒卷到了，我給了他一元，等他找錢給我時，我已上小坡子了。

這一夜我興奮得真的一夜未曾合眼，我已下了十二張分的決心去前方，即使在半路上就病死了，我也心甘，總之這是我感到最痛快的一個晚上。

時光像閃電似的，「八一三」的三週年又到了，兩年來的「八一三」都是在前方過的，只有今年為着勝子，我們都來到西安了，但是我的情緒比三年前的更要興奮，熱烈，希望明年，今天，我們又在前方過那艱苦，痛快的戰鬥生涯……

寫於「八一三」三週年紀念日



救贖着貞操的人

力夫

五月裏的一個天氣晴朗的日子，延水波盪着金黃的陽光，山林裏有着開荒者的歌聲，靜穆的氣息已流向遠方。

當年間太陽的火熱，洗浴着開荒之地的時候，那從海濱來的人們便咒咀着祖國的「陸氣候」，那生長在高原上的年輕入會願意凝視着太陽，那裏失過真操的孩子却偷偷的感到悲傷！

這些各種不同的心情，祇能存他們心靈的深處蘊藏着，因為在「砲兵」競賽的政治口號下，那些熱情的孩子們，是誰也不願讓自己的手掌上少操過一個水泡的，但是，他們確是為着充實理智才到這裏來的呢！

這個環境裏，誰也不會哀悼着那些因積勞過度而死傷的人們，那「勞工神聖」僅能當做悠揚的讚歌讓賣膏來歌唱！

是開荒的人們，不準再用酸麻的臂膀掀起一塊石頭的時候，他們坐下來休息了，荒場裏會留下一個個在工作的人。

「天哪！看楊劍，難道他真是鐵錘的漢子嗎？」是這很偶然的人們會把開荒的羽箭射在那開荒場裏奮鬥的年輕人的身上。那有規律似的，

他落着臂膀，那被熱汗沖洗着的，黑黝的臉龐，那充滿了高傲的眼睛，那能在他身上發現出來的，一切，都顯得坦白、真摯、熱情、嚴肅，於是，人們被感動了，一體力在播弄着他們的心絃，那該是同情、哀憐、讚嘆！

爲了避免某種嫌疑，人們誰也不敢接近他，然而，誰對他都有着崇高的敬意。

楊劍，那失掉了貞操的孩子，在這裏，他是什麼都聽得清清楚楚，所以他根本也不想得到任何人的安慰！

有時，他不敢看太陽，那是嚴肅的。也不敢欣賞美麗的流雲，那些！——不管是嚴肅或是美麗的，都會觸發他的悲傷！

他願意瞭望着蒼鷺的飛翔，却不願聽那寒寒的唱歌，他偏愛着松柏的隱健，却不喜那桃李的鮮豔。他願意整天都流着汗，他說那是足以洗滌靈魂垢的甘露！

「爲什麼不疲乏呢？朋友，我們真的疲乏呀！但是我喜歡這樣，這樣會減輕我良心上的責罰！」楊劍曾用這話回答着所有的慰問或說謊的人們。

夕陽收斂了最後的一縷黃光，是烏鴉歸巢的時候了，開荒的人們下了山，沿着延水走回去。

楊劍會感到舒適，像整天的疲勞已抵消了他的罪惡。他爲了貪看那山谷裏飄出的炊烟，所以總是落在隊伍的後邊，那炊烟會喚回他的記憶。不是嗎？在他受罰的地方，在廬山，那山村裏已有着和這相同的炊烟，這雖是富有詩意，但那時並未引起他過分的憂慮！

人的心情是會隨着遭遇的變遷的，有時愛好着光明，有時却迷戀着黑暗！

靜穆的夜裏，沉寂的氣息常會打開楊劍的心扉他獨自在暗巷徘徊，一片瓦塊，一條石階，以及一切能觸動他回到記憶裏去的事物，他都會加以珍惜。

誰不痛恨着那隔離！在多山的圈子裏，那些陰險的人們，僅爲立場稍有差異，他們便會使這人遠離這羣衆，那將是無法挽回的，任憑他表現得再好些！

楊劍便是這樣的被隔離了的，從那時起，他感到孤獨得恰在存另一個國度裏。

但是，他却有着堅強的耐力，和銳敏的覺悟性，這是他生存的活力，也是使他痛苦的！

朝陽還沒有昇上東天，楊劍從地頭上爬起來，推開向陽的窗簾，凝視着那尚未滑落的殘星，喃喃的吐着懊悔的囁語：

「呵！你殘餘的星斗呵！我再則不到咒咀你了，咒咀不是我擅長的。我却為你作了一首幽美的詩曲，一切你賜予我的，那難耐的侮辱，那殘忍的階級！——那一切都在裏邊。在這幽美的歌聲裏，你將為每個音符而顫抖，像山狼遇到了猛虎。你那細微的光芒，遠不及月亮，那月亮是屬於我們的，你的火熱也不如太陽，那太陽是屬於我們的，你祇有像黃鶯的嘴巴，却没有蒼鷹的力量，那蒼鷹也為屬於我們的——什麼前進？什麼春天，什麼是真理，什麼是青年樂園，這些東西，我都不再請求了，它們僅是你特製的名詞，我只有用那赤誠的懺悔，懺悔，才能刷新我的靈魂！」

那殘餘的星斗隱沒了，晨風推送着山嶺上的浮雲，搖舞着楊柳的腰肢。草坪上，野草含了像玻璃似的露珠，在清涼的空氣裏，吐着玫瑰的芳香。

太陽的芒針刺醒了酣睡的人們，他們又將排着行列翻上山坡，檢起那繁重的工作！

在湖北，那曾經經過三萬多日寇的壘方，楊劍就生長在那裏。現在他依然懷念着古老的家鄉，他不知道，白髮的父母是怎樣的度着他們的殘年！是誰帶他們經過着嶺山，茶樹，莊田！

往昔，楊劍還是孩子時，他曾在古蒼蒼的樓窗，遠看嶺山頂上沉沒着的夕陽，更過分喜

歡那被紅色雲霞塗抹過的西天。隔着山溪的流線，他看見隱居的孩子，騎在牛背上走下山坡，那時，他會跑着迎過去，搶着要玩那聚牛的竹鞭。

夜裏，他便會夢見自己騎着碩大的水牛，飛騰在西天的紅霞裏閒遊，他羨慕在高空飛翔着的鳥羣，會幾次問着母親：「我為什麼沒有翅膀？」這問話會激起母親的驚奇而叫喊着：

「天哪！誰知道他在想些什麼呀！——可是她不忍讓孩子失望，隨對他說：「你出生的時候，也有着翅膀的，是你祖母怕你像麻雀一樣的高氣，給你拔下來了！」

就是這樣，他還幾次的哭起來。楊劍的父親，是在北伐時立過草草戰功的將軍，那剛毅的性情，和健強的體魄，是足以代表那時戰將們的典型的，那紅纓腰帶的金屬領章，那能映照太陽的皮靴，都會深深的迷戀着他童年的微小的心靈，同時也支撐起他在別家孩子間的驕傲！

孩子們的幻想是美麗的，神秘的，那將是他們寄生的宮殿！誰都有着一個美麗的童年，那是值得回憶的

在有清秀的山和水的氛圍裏，在有教養的父母訓練下，那出生的孩子，是過分聰慧而善良的幻想者！

楊劍十八歲的時候，他的父親退了職，他就要在歡樂的家園裏度過他的暮年。但他那舉高的軍人的風尚，依然在他的舉止間保留着，那風尚是楊劍願意迷戀的。

三歲過去了，楊劍進了湖南大學的文學系，他會寫出像象徵派一樣優美而有韻律得空洞的詩，他崇拜着戴望舒，在九頭，在枕邊，都置有戴望舒的詩稿，父母都在驚奇着他的文學天才而渴望着他的成就。

但是，在楊劍的憧憬裏，仍然保有一個英俊軍人的身影。七月七日，那劃時代的日子，敵人的炮火遮失了蘆溝橋畔的曉日，那有着過人的智慧，和忍耐力的，偉大的民族領袖，發着巨大的吼聲，那聲音震醒了生活在各個不同的角落裏的人們，成千百萬的戰士們的行列，依着那偉大領袖的指引，衝過去，衝過去，那新的城，是用血和肉築成的！

要生存就有戰鬥，整個的國家都武裝了脊梁，武裝了心臟！

在大時代的洪流裏，新仇消蝕了舊恨，四萬萬人們都握緊拳頭，咬緊牙根，面對着趕出日寇的一個目標有多少嬌妻送着丈夫，有多少老人捨着兒女。

着兒女。

「去罷，親愛的，去披起戰士們的衣裳，投
向復仇的快槍吧！」

這時的人們，沒有悲啼，祇有興奮，沒有憂
鬱，祇有愉快！那失掉了祖國的孩子，更不會忘
記，誰強佔了他們的莊田，誰奪去了他們的妻子

七月的太陽是多熱的，但和這相同的，還
有年輕人們的心，他們耐心的下鄉宣傳，或者走
上的線！

這時，楊劍再不會寫一首美麗的詩，他知道
在這偉大的時代裏，有許多現實的題材需要他寫
需要他做。暑假裏，他要求着父母准他到廬山那
現代化的軍事學校裏去受新戰士的訓練。

在父親本身就是軍人的嘴裏，是不會說出阻
止兒子當軍人的話來的，母親，也是有着敬愛的心
親，所以他的要求被允許了。

一個雨天，綠柳在微風裏，披搖着肢體，山
溪裏已發了青蛙的啼聲，楊劍踏着溼滑的山路
，離開了家園，他將再聽不到母親的呼喚，和父
親的叮嚀！

廬山在祖國的危難中披廣大劍優秀青年點綴
得莊嚴，活潑了，是在初秋裏他又回到春天！五
老峯上，會留下載着奔騰的，年輕戰士們的足
跡。那山谷裏的雲海，已經沒有時人再有暇來讚
美它了。祇有新戰士們的歡聲，衝破了喧然，山
林，莽原！

廬山年豐了，廬山是新戰士的乳娘！

(四) 整整二年，在侵略者的腳聲裏，在廬山完成
了這期新戰士們的軍事訓練。千百個有着健強體
魄的優秀青年，將負起抗戰建國的偉大使命，奔
向敵門的衝鋒！

楊劍隨着分發往同一地區工作的同學，在長
江的渡線上航行着，那灰色的鐵艦會把他們帶到
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那是他們戰鬥的崗位。

在魯南的原野上，有被楊劍和他的士兵們擊
擊過的戰車，現在或許在那裏還能找到被炸毀了
的戰車碎片，或映到侵略者的血跡。

戰鬥訓練了祖國，戰鬥也充實了新戰士們殺
敵的經驗，他們喊着：「敵人！」

「成功也好，成仁也壽，祇要還能把復仇的
槍彈嵌進敵人的胸膛，那麼準吧！這樣才配在
偉大的中國裏生長！」

麥當能沒過烏鴉的時候，那是三月，是春的
季節。楊劍參加了台兒莊的會戰，那是勝利的儀
式，有幾萬員兵中了槍彈，那該在民族復興的史
冊上，佔有着光榮的一頁！

部隊作着徐州決戰的準備，楊劍接到了家信
，它帶來了父母關切的鼓勵和慰問。

徐州，徐州是值得記憶的地方，那裏曾在戰
士們的心靈上刻下痛楚的創傷！

楊劍是以連長的身份，參與了這次的戰鬥。
這將放了他修身那磨不掉的蓋章！

白天的暑熱晒枯了五月的夜風，在魯南那廣

大原野裏，除了戰鬥的組成員們仍然執行着他們
的任務外，一切都是靜止的，沉寂的，死寂的！
敵人的機槍雖然開着大火，照耀着黑夜，
火舌像起伏的海浪，長空，多少房舍，多少資
產在那裏變成了灰燼，人們望着火下的家，嗚咽
，悲憤！

失掉了家鄉的人們，都沿着海郵公路轉
進着，楊劍的一連人被派為掩護部隊。

人足，車輪和馬蹄，掀起了公路上的灰塵，
像一股潮水在海岸流浪，遮失了月亮和星斗的光
輝。

隊伍去遠了，灰塵漸漸地落下來，楊劍來
了他的一連人準備跟上去。

連長的探照燈和閃電一樣迅速的射過來，照
明那被破了的灰塵，重磅炸彈像巨響似的落
在來不及疏散的這一連戰士們的身畔，戰士們像
瘋狂了一樣，跑着，喊着，他們擾亂了鐵的規律
，命令也失掉了指揮的效力，楊劍被許多零碎的
物體圍困了身畔，他蒙過去了。

當他醒來時，天幕上的星斗已經滑落了一片
，濛濛的雲霧在猶猶，裏空的遠方向流着巨炮的
餘響。

一種責任心驅策着楊劍，他再想把隊伍集攏
來，但長矛那裏除了幾十具戰士們殘零的屍體橫
倒在土地上，其餘的已不見了蹤跡。他悲哀地望
着大野，大野是寂寞，那裏沒有戰士的身影，他
凝視着長空，黎明的雲霧在那裏淺淺地浮動。他

訂注著自己弟兄們的屍體，他覺得每具屍體都對他憎恨着。

羞憤的意識，咬住了他的心靈，他不知道應該怎樣才對得起派遣他的長官，和這樣多死難的弟兄？

是誰這要在路旁的呢？誰把鑄有軍人魂的利劍，它到楊劍吐着誘惑的光芒，他伏下身去將體檢起來，慢慢向心頭刺去，但是他還想再看一次，那橫陳在路上的殘零屍體，屍旁有過多血液染紅了祖國的土層，他再沒有勇氣了，把劍拋在地上，沿着公路跑去，他覺到罪惡的黑影落在後面！

四

楊劍一直跑到西安，牆壁上的標語刺痛着他的心！「不要和怕死的軍人作朋友！」一檢討失敗，重新再戰！」好像這一整標語都是為他寫的，他覺得那整個的古城都在譏笑着他。

一個爲了缺乏經驗而疏忽了戰鬥佈置的人，喪失了百十個士兵和百十枝步槍，他應該受怎樣的嚴重的處分呢？或許還能得到寬恕嗎？

楊劍的腦海裏每天都在考慮着這個問題，後來他得到了結論：「還不會是罪過的，在一個缺乏經驗的軍官，但爲什麼要逃跑呢？」

幾天後，他決定了：

去吧，也許能在另一個角落裏，有着機會的機會！」

在通往陝北的大路上，楊劍肩着寒紗向北疾行，他不願多看一眼高原上的土丘，那大半都是古代將軍們的遺骨，他一點都不貪戀那渭河的緩流，那單調的木橋不應該列入詩篇。在中部，在黃帝陵前，他走進去了，那蒼老的古松，他卻覺得值得留戀。

到了那被譽爲天堂的地方，他却感到了淒愴，因爲那裏是無比的荒涼，雖然在山腰或是村落裏有着森林和白楊。

那裏也有着戰鬥氣息，但那却是特殊的不論是說錯了一句話，或睡錯了一間房，都有參加那戰鬥的可能性。

山林裏，整年都有着開荒者的歌聲，也許那是爲了過分的感到寂寞而發的吧！

楊劍也像一般年輕人一樣，工作超過了學習時間，他本來想學到點什麼，但每天做過六小時的苦工，體魄已經是疲疲倦倦了，那還能學什麼呢？于是，他常在人們的中間憤憤着，他說，開荒並不能趕走侵略者，那不是一個戰鬥員所需要學習的！

夏季裏的雨水常沖毀那山間開拓過的田畝，這會使聰明的統制者皺了眉頭，嘴裏像含了黃連，苦水直往心裏流，但楊劍在一旁竊笑了：

「開荒嗎？開吧！反正年輕人的青春和血汗都不值錢！」

冬季到了，冬季的奇寒會冰冷了流浪在高原上的，年輕人們的心。

他們仍效着流貫西國時，那穿過雪山的勇氣，演習夜間教育一定要涉得結了薄冰的極水，夜風會吹裂那彩年齊人的脚脛，冰層刺破了他們的腿，但是小木橋却在在一旁咒咀賜與他的孤獨了。

「這是教育嗎？簡單是殘酷的體罰呀！」楊劍高聲的發出怨語。這會使同受苦的人們暗中點頭，因爲那正是共同的感觸啊！

這樣，那些盲目的可憐人，便把楊劍作了鬥爭的對象。一天晚上，那裏舉行着思想鬥爭會，那鬥爭的方式是永遠被要用着的。

「我們歡迎的是善意的批評，但絕對要阻止惡意的攻擊！」

「證據他歷次的惡意攻擊，他是有意破壞統一戰線，也可以說他有意的破壞抗戰！」

那成套的更苛厲的語句還沒有說出來，這會的主持人却轉了舵。

「楊同志破壞統一戰線，當然應該嚴厲的制裁，但是爲着他友黨的同志，我們應該格外原諒他！」

這樣便結束了那鬆滑稽劇。

六

兩重刺激絞碎了楊劍的靈魂，一直是喪失了貞操，一直是得不到信任！

他雖是和人們在同一個角落裏聚集着，但人們却把他當做了異己者，像信仰耶和華的羣衆鼓

視着黃淑徒！

有時，也會高聲痛哭，也許是長申的笑。他翹望着長空的游雲，也凝注溪水的漫流。但是，他總覺得有人在跟蹤着他的行動。

是三月裏一天的下午，楊劍徘徊在延水岸畔時，每天都在跟蹤着他的人在對面站住了，那是一個有着健強體魄的青年。

「楊劍同志，屬於你的一切，我們是深刻的了解了，假如你還沒有忘記你的崗位，或者是那些阻碍革命的敵人，那麼你應該回去，在你覺得那因為經驗缺乏而犯的罪過，將會得到原諒！」楊劍驚異着那個陌生的人，像毫無感覺的望着那個人眼睛，他想在那裏發掘那個人的話是否真實。

(上接二八一頁)

舉一個例子，還有許多作家和他們偉大的作品沒有論及的。

提到辛克萊，我忽然想起了大地的女兒作者史法特列來，她是個極窮苦的女孩子，生來沒有感奮的機會，可是現在居然成了名作家兼名記者，抗戰開始以後，她就來到我國當戰地記者，我們的每個戰區她都走到了，記得在第五戰區時，李德鄒將軍曾談及他對於史法特列的印象。

「她真是個偉大的女性，一個人隨着翻譯員跑遍了我們每個戰區的前線。她的生活最簡單，遇到什麼吃什麼，有時一天連開水燒鍋都弄不到，她就飢餓着肚皮跑路，晚上，走到那裏就睡在那裏，並不去叫門驚醒老百姓，只把她的破大衣往地下一鋪就睡下了。」

這是多麼使我們聽了慚愧的話！一個外國作家，尤其是女人來到中國偏僻的農村，和砲火連天的火線上，她的勇敢犧牲的精神和吃苦耐勞的毅

那個陌生的人笑了，像已深知他的隱情。

「不要怕，我們是真正的同志，在荒涼高壓上，你應該有個真正同志的。你預備怎樣做呢？你該會知道這裏是不會叫你生長的！」

楊劍似乎知道那是怎樣的人了，那是在陰險人們的嘴裏常咀咒的。這樣他會更感到痛苦，那良心的責譴將不容他生存在任何地方！

當他俯首注視那延水映照着的夕陽時，他會聯想到那偉大領袖的曙光，那該是慈善而嚴厲的。

「同志！我不知道應該怎樣感謝你們的美意，但是我不願歸去，從前我背叛了黨，也背叛了領袖，雖然師能得諒解，我却抵不住良心的責

斥，不過我也不願死，我知道死並不能我脫解的罪惡！從今後，我要用我的血或者是多流一些汗，救贖回那已失掉的貞操，什麼時候，我覺得，身心都純潔得像張白紙，我會再回到那溫暖的地方去追隨太陽！」

「好吧，同志，每星期日的這個時候，你可以在這裏見到我！」

那人在黃昏裏隱失了。

從這時起，那同情的悲語，解清了楊劍心靈深處的罪惡，他對人生又有了新的認識。他天天用勞力軟磨着貞操，換用最大的耐力，乘着小舟渡着苦難的海洋，但有時他可以推開小舟以蓬衝，去凝視着火熱的太陽！

力，真叫我們感到無限的欽佩，史法特列之所以這樣不辭勞苦地到處奔波，固然是為的同情我國的抗戰，但尋找創作材料也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我國有不少有天才的作家，但他們因為過的生活太平淡，有時是太平凡，太舒服，所以寫出來的作品老是千篇一律的不能刺激讀者，與讀者以新鮮的印象。這次抗戰，的確是鍛鍊新舊作家的最好機會，無論在前線或者後方，够我們寫作的題材實在太多了，但是如果深入到羣衆裏面深刻地體驗他們的生活，了解在這大時代變亂中的一切現象，光耀着文人大鄉，文人入伍，是毫無益處的事的。

朋友，不要感到空虛，不要說寫不出文章，只要在戰鬥中充實自己的生活吃得苦，耐得勞，到處都是題材，都是不平凡的富有時代意義的寶貴詩料，像埃壕裏的戰士一般握緊你們的筆桿為祖國奮鬥吧，朋友！



「力」與「路」

丑方述

十月的季節，在南方是美麗的溫柔的媚人的

假使你是在湘江濱居住過或者停留過的話，

不論時間是怎樣的短促，你也一定飽覽過岳麓山的景色，於今，在這半山濯濯的高原上受寒風的襲擊，舉目遠眺只有一片淒涼的荒蕪。你必然要感到惆悵，而懷想到遼遠的南方的十月的季節吧！你想在徐徐地不透衣的涼而不虐的風里，陪伴着你的賢慧的妻子或者活潑的女友去登高，以舒暢鬱悶的心襟，未萎的楓葉曾為你沙沙作響，疏懶的鴉雀也為你吱吱聲聲挾雜着半蟄伏的秋蟲的鳴唱，交織成自然的音樂；這樣你和你的伴侶當然會樂而忘返，留戀着那充滿着詩意的原野的。再，你有遊山陶興緻，可以有不會使你感覺短促的曲折而醇穩的兩旁高聳蒼翠的古樹，恰巧够你側並肩緩步行進的小徑給你們許多美好的機會，在那兒，你們的情緒會油然而高，而覺得恣意地向你的伴侶傾訴衷曲，而你的伴侶也會因着景色的陶醉給你一個滿意的答覆，或者你倆相和一曲情歌，除了偶爾有些南飛的雁子從頭上掠過要發出一陣羨慕的呼唱而外，在那兒，一切都是識相的，絕沒有誰來擾攪你們，你們儘可以放心地向畫境裏走去。

美麗溫柔的南方十月季節啊！多麼使遠離你的人們憧憬呢？充滿了詩情畫意令人留戀的岳麓山啊！多麼使遠適荒涼北國的人們懷戀呢？

如果有人對於南方的十月或嶽麓山患着深重的懷想病那麼讓我来告訴你一個故事吧？那故事是平淡的，然而也就因為它是平淡的，我才會留到現在來說，朋友，請你靜下你的思維，你不要這漏的聽着好麼！因為那故事會給你一些「力」，那故事會告訴你怎樣一條「路」……

當我住在魁星樓底下的時候，差不多每天都在病裏度過的。關於我的病，用不着加什麼說明一個瘦弱的身軀遭受着長途的跋涉，輾轉數千里，有時：還須要與狹道的敵人作生之鬥爭，沒有要家人招魂異地，已經算是幸運了，病是當然的，絕不是什麼意外的事。我選擇着那地方，一方面因為它離城市很近，但比城市靜寂得多。同時它在岳麓山的下面，風景不殊，便於遊山，是一個宜於養病的所在。

魁星樓直去就是湖南大學的第二院和第一宿舍，我每天清晨攜着一根手杖預備爬上禹王碑作呼吸運動的時候，必定要打那兒經過。從每一格玻璃窗里送出來的，嗚嗚唧唧古香古色的辭句，生硬的美語，以至於x加y的公式的背誦，頗

難得使我不願打那兒經過了，我寧願多跑幾里路，（但那是與我有利的）沿右邊公路，再繞黑石坡向我的目的地前進。這樣：每次當我經過黑石坡的時候，便迫切的感覺需要休息，朋友：你當然是知道的在魁星或者說是一位故陸軍中將的墓穴的不遠，不是有着幾株瘦弱的松樹嗎？那便是我驅除疲乏的最好的地方。我坐在那兒就愛冥思，天南地北：只要印過我的足跡的所在，會如幻畫似納在眼前閃過，從龍華而玄武湖從西子而廬山，從桃林而瀑布……對那些：裝有着濃厚的美感，我曾經在那些地方送走了我的童年，在那些地方曾經有着甜蜜的時日陪伴過我，雖然我匆匆的離開了它們，它們都為世界上最卑劣的一羣徒蓋上了一層灰色的毒幔，重疊的時候也許因為自己肩頭上的載重而失去了一種流連的興趣，可堪觸景生情，忍不住要憤懣的。幸而當時在麓山有着齊翠的古樹，遮代了遺迹，潺潺的流水，可以充賞，尤其有着無數回環在游，能使人興奮，能使人會不致忘懷錦綉的河山是一點一滴的碧血涓涓凝集而成就的，在那大自然的美景里充滿了浩然之氣，靜坐那兒我有着無限的欣幸，我有着無限的慰藉，我的抑鬱會飄然而消散，我的隔不斷的懷憂病也逐漸引退，孱弱的身軀得着了

不平凡的愉暢，我的精神一天天的增加着蓬勃。

每次，在那古樹根上小憩的時候，我的心情更加緊張，一種歌聲常常吸引着我，有幾次我痴痴地坐了兩個鐘頭，起始歌聲總是悽愴的，低弱的，令旁聽者也酸酸作痛，幾乎下淚，之後漸漸的一曲一曲歌罷，轉換了音調，高亢，雄壯，英勇，有力，於是旁聽者的心襟陡然跟着張弛起來，向興奮的思路上去邁進！

……我們要變作無數的炸彈，散布在敵人的口里……

歌聲清越而不失沉毅，任何人聽了都要鼓舞起來，如同自己已經置身在戰場上一般，就是在國旗里是個死靈魂的人也要感動的。於是我揮動着我的鐵手杖向前擊去，落在石子上面爆發出星星的火花，我並不理會這些，我仍然傾聽着歌聲，依着拍節而用勁的或輕徐的敲擊，似乎被我敲擊的就是我們的敵人。朋友！歌曲是足以驅除積悶，對作氣魄的，所以軍隊是必定要教、士兵們許多英勇的歌曲，鼓舞他們的情緒，增高他們的鬥志，以是我竟忘記了一切，我忘記了自己的病是不能過份的興奮，忘記了從歌聲里辨別出了歌唱者是一對流亡的姊妹或朋友，當我熟悉了她們常唱的一兩個歌曲之後，每當被吸引得出神，就會不期然的隨着歌唱。

……我們有沒有決心？有！我們有沒有力量？有！

在某一次的和唱以後，我發現了歌唱者是我

的朋友，這是怎樣可奇異的遇合啊！

我隨和着的可入調的歌聲，驚動了那一對流亡的姊妹她們從石墓的欄干里探首出來張望想尋找着這隨和者，判別是善意的或惡意的，可是她們未發現我之先，蹲在樹根下的我却窺視得分外清晰，我看清了是一位戰後不得着訊息的朋友和她的姊妹，但我仍然懷疑，她們會和我在這千萬里外重逢；我懷疑她們會不在孤島。；我懷疑她們的美夢會為敵人的砲火擊破；但那豐潤而白皙的面龐，雖然消瘦了一些，然而一對神彩奔奔的大眼睛和那兩線長的睫毛，幫助了我，證明視覺沒有錯誤，我終於狂呼着，跳躍過去和她們熱烈的握手。

我們熱烈的握着手，我們熱烈的對視着，我們熱烈的沉默着……

這之後我們時常聚集在一處了，因為我們的住處相距不遠，最多不過一里之遙吧：「他鄉遇故知，該是如何的有趣呢，但是你切不可對我們作什麼猜想，戰爭重新創造了我們，戰爭已經把都市毀滅了，戰爭給予我們的是「力」和「路」。

這之後，我們幾乎沒有分離開過。

清晨，朝陽剛剛露出半面，大地分外的靜寂，晨之山野，像一幅古畫一樣的蒼勁可愛。我們同爬到禹王碑上去歡呼，去放歌；講些戰爭以後的遭遇和見聞。用潔淨的空氣來沖洗我們的心際，我們心際都蘊藏着無限的離怨。但他們的心際是

最難最不可能洗淨的。她們的仇恨由黃浦江而揚子江，再越洞庭湖流到湘水，終止在岳陽山脚，在黃浦江旁；她們的家為敵人的荒唐火焚了那是多麼慘人傷心呢，那房子，無論那一個角落都是我挺熟悉的，我記得在屋後的一塵小花園里，我們舉行過好幾次的夜會。（evening party）我們的認識，是在某一次的晚會上那園子永遠佈滿了春天的氣息，於今只有一片瓦礫了罷！還有，在玄武湖畔，他們的慈母，一位和藹的老人，在戰神的淫威下逃亡了，但終於免不了永別了她們姊妹，讓她們孤伶伶的在陌生的旅途上飄泊，像失蹤的小鳥一樣……

朋友，讓我喘一喘氣再繼續下去。好麼？實在，那樣一位老人慘然的滅頂，那悲慘的毀滅，為日本帝國主義瘋狂的聲響而顛沛流離的在異鄉遭了苦手，那真令人要生「天遺何存」之感你不認識那位老人麼？如果你也認識她的話，你一定要和我一樣感到難過，你忍不住「鴨有什麼關係呢，這次死的人多着啦！」的話來阻蹙悲傷。那老人，無論對那一個青年都如待自己的子女樣的，她在天寒的時候，必然要關心到你衣着的够不够，當你稍有不舒適，她會比一位最負責任的大夫還要仔細的問詢你的病况，然後她找一些她醫慣的藥方給你，雖然你不見得會相信她的藥方，可是，一個異鄉舉目無親的孩子，得到那種親切的熱情，除了虔誠的感激外，你的病會突然的減輕起來，好像得着了一付清涼的藥劑似的。

在這種慘慘的遭遇下，她們姊妹倆並沒有怎樣的悲傷，有一種新生的「力」在滋長着，代替了悲傷，她們牢牢的記取着「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名言，她們堅信血債是須要用血來清償的，告訴你那位十一歲的妹妹更要令你感到興奮，感覺得血的奔流中我們的國家在不停的前進。她好幾次要求她的姐姐走向前線去，她自己相信自已已有着無限的潛力，一定體作更遠的長征，未開闢自己的道路，然而，她的姐姐總不忍負了母親的遺囑，她要復仇，同時也須要扶植弱妹，她有力，但路却須要費勁的尋找。

一點也不誇大的說，岳靈山四季都是美麗的，春天不用說，就是夏天秋天，以至於冬天，都是一樣的令人愛戀她，她每一個季節都有着每一個季節的美，天空的晚霞從岳靈山去觀看，也是真個別有一番風味，當你看到一輪赤焰似的巨輪映照到江上，江上有無數隻的風帆在移動時，你真以為是那一位名師把他的學生傑作展覽在你的眼前，使你欽佩，服從他的驕傲，而後你再看到隔岸的電燈塔閃出了光亮，星棋羅布的對將渡落的太陽行着交接禮，好像世界上永遠不應該有黑暗一樣，雖然這時黑暗是佔住了你的所在，但也許你還會站立下去，繼續欣賞，夜之江干也是挺有興味的呵！

夜色蒼茫中，我們散步到江干，就如前面說的一樣，我們從沒有感到黑暗的恐怖，我們安閑的從江干走上沙灘，在沙灘上我們一步一退的

來回走着，有時我們偶亦想到黃浦江的夜色，天真的小妹妹總會問到現在黃浦江的夜也是這樣的靜麼？姐姐便會很嚴重的告訴她：說那裏如果是靜的便是死的靜移如果是鬧的也是死的鬧，一直到那裏的空氣重覆轉換過來，是自由的空氣，才會復活過來，應該把那裏的記憶推開一些，一直到有條路可以給我們走，自由的走向那裏的時候，再去溫習那些舊夢，聰敏的小妹妹繼續又會提出一個我們挺高興的正在摸索着的一個問題，她問着那條路在那兒呢？那條路在那兒呢？那條路是茫然的，不過確實實實有着那麼一條路，而且已經有好些人在那條路上走着，繼續開闢着，那是一條碧血輝煌的路。於是我們告訴她，那條路正在修築着，無數的人為着那條路在盡着最高限度的力，小妹妹便歡欣的跳躍了，那歡欣的情況，在我們重逢後很少有表現，她搖着坐在沙地上的姐姐的頭，要她去參加開闢那條路，好走回家去，並且她自己也要參加，她說她能够拾石子，更指着問我為什麼不去開闢那條路，怎麼不把用鐵手杖在敲石子的力拿出來！

想一想，我們真沒有方法回答她，她的姊妹更不但不會回答她，而且連頭都抬不起來了，她有力，她也會有開闢那條路的技能，但她不能把那力用到那條路的開闢上去，可是她又不忍不把自己的力用到開闢那條路上，她望着那天真的小孩流淚了，這流淚使小孩驚訝了從競爭以後看到她淚流這是第一次。

！是的，我有力，戰爭以後我有不可侮的新生力，我要去開闢那條路，好讓你走回去！她站起來毅然說了。

於是我們沉默的走上了歸途，像有塊沉重的鉛或石頭在頭頂上一樣，我們都默不作聲，我們緊張着自己的肌肉，兩手不住的握拳，似乎在儲蓄着自己的力我們不時的回首東望，好像那裏有着一條路在等待開闢似的。

力！怎樣的用力去開闢那條路呢！

敵人的瘋狂狂一天一天的沉重起來，它也在我們的土地修築着一條路，那條路是犧牲死亡的路上說，然而它們沒有想到那路會渺茫到如無底的深淵，一批一批的築路者作了無言的凱旋，但一批一批的後繼者還是盲目的跟着走，它們更沒有看到我們也在築着一條路，更沒有想到我們有滑無窮盡的築路者在洶湧的追趕着前進，當它們與高彩烈的築路到我們的腹地的時候，是春天了，春的气息漲漫了大地，但春也帶來了新的仇恨。然而春總是不會惹人厭惡的，她帶來了仇恨，隨着却也送給我們以「力」。於是力的增長，堅決了築路的意志。

綠葉盈滿了波頭，楊花正在爭妍，十一歲的小妹妹充滿了新的希望，她將看着她的姐姐運用着所有的力去參加開闢那條能够讓她走的路，她很笨重的叫着另外一個人做姐姐，好讓他的姐姐去工作，他要陪伴着他的新姐姐居住，等候，路

」的完成。於是；我們對於岳麓山有着無盡的戀愛，我們對於那裏的一切，都抱有最大的好感，在五輪塔，我們臨風而立，在雲麓宮上我們俯覽湘江的來去，在莽蛇園口我們鼓述着古代的傳說……

愛晚亭像一個幽媚的美人樣的，陪襯着紅色的桃花，白色的梨花……還有潺潺不息的溪水，她們整那裏就像愛黃浦江旁的那小園子一樣。選擇着那地方祝賀她的勝利，使她們分外的高興。我們在那裏預備作一個竟日的歡來，那裏那天充滿了新的啓示。

——妹妹！你等着吧！我去開關那路了！我的力……

她的話爲一陣悅耳的聲音所遮蓋了，於是雖然陽光照射着大地，而大地上一切都是嚴肅的，在山坡下我們斜臥在草叢上，傾耳靜聽，遠遠的牛吼似的聲音劃破了寂靜。

——敵人來遂行了嗎！

小妹妹笑着低低的說，天真的笑容實在太可愛了，太令人難於忘懷，朋友！你假使當時身處其境。那會想到那名山在那一天要招致飛來之禍麼，然而，一天二十七隻笨牛似的荒鷲，竟來回兩次都以它爲標的呢！

於是，山岳在怒吼，水在怒吼，塵土也在怒吼，人們更在怒吼……整個的岳麓山在怒吼了，硝煙的霧氣遮蓋了天空，天空是昏暗的，硫磺氣味刺激着每一個人，每一匹動物，每一樣生物。

……一切都在死亡線上，炸彈像疾風暴雨樣的在我們身旁不速掉落，飛機俯衝發動大氣所生的風，有勁的向我們面部猛刺，那比現在這高原的翔風要尖辣得多，我們只有用雙手保護着面部，緊貼在野草間，然而附近的地上被震動，我們的身子拋在空中將近尺多高，碎片帶着火花在頭上飛舞，我們茫然的看着，我們不敢斷定自己會不會與死亡握手，也不知道我們的力是否會隨死亡而去……

最後，有幾個重磅的炸彈掉下來，落在什麼地方我不知道，總之是很近，因爲我的身子跳了一跳，隨着炸彈聲的終止，我們被土埋起來了。似乎我覺過去了好幾分鐘之久，我轉過來的時候，那十一歲的小妹妹，已經起而復倒的躺在地上，但她還在說着：

——那條路我走不了，我……

——是的：你將走不了，但我更……要修……

……還有許多人要走……

她的姐姐說着，低頭吻她，她安息了。

就這樣結束這段敘述吧，我只能這樣的懸游的將這一段帶過去。不然我也許會啞然不能作聲，但我得告訴你：她又加了「力」了，我手上不是拿着一片楓葉麼，那是去年在××的時候，我接着一封信，信封裏就只有這一片赤血似的楓葉，上面有着她的筆迹，抄着一首歌，那就是我常唱的「心頭恨」這歌很短，你要聽麼：我唱：

——種子下地會發芽；

仇恨入心也生根。

不把敵人殺乾淨，

海水也洗不盡這心頭的恨，

海水也洗不盡這心頭的恨。

——塞克作！

在美區的十月她離開了媚人的南方，這之後我輾轉得齊她的一張明信片，她告訴我：她的「力」已經用在「路」上了，她相信「路」一定能成就的，但她將爲看不到她的妹妹在那路上行走而感道遺憾，她在月間渡過了黃河在××對岸的××地方舉起了三八式的步槍向敵人射擊……

朋友：因爲發現了這片楓葉，一片赤血似的楓葉引起了對南方的十月的懷念而想到岳麓山，而對你說起這麼一個故事。這故事是平淡的，我已經申明過了，加之我沒有組織的能力，於是就散漫得不成樣子，同時我又有些興奮得過度，有許多地方我應該着重的，却忽略了。不過：你總得原諒我，體諒我的心情。假使你願意把牠寫一篇小說的話，隔些時候，我一定能够詳細的告訴你一些細節。

朋友！你在高原上一定懷念到南方的美區的十月吧，現在你也許更懷念那岳麓山了，你也許更懷念這故事裏的「力」是怎樣滋長成的，「路」是怎樣會有那麼多的人去修築的吧。



雨天訪語堂先生

堵述初

在敵軍只能對我後方的民衆連續濫炸，來向他們那被擄取的同胞報復的時候，我便選擇一個雨天去訪問回國不久的林語堂先生。

這裏本是一個有名的風景區，有山、有水，有古寺，有洋房，還有溫泉。據有一位經過巫峽的朋友告訴我，有一處江上的景緻，就很像巫峽，不過這山比較矮小，有小巫大巫之別稱。雨天，山水都好像披上了一層輕紗，作新娘子狀，倒別有風致，何況瘋狂的敵機，竟也不敢來肆虐，心理上又充滿着自由之感呢？

語堂先生的家，在一個新闢的住宅區內，那裏依着地形的高低，疏落有致地建築着許多新式住宅，林先生的房子，是新買的，當時由海戈先生經理其事，我也聽見說過。房子的地位，我早已知道，所

以那天一直就走到林宅的門首。

我從前沒有見過林先生；雖然他的作品，從語絲到宇宙風，已讀過不少。但在孫伏園先生處，看見林先生和魯迅許廣平伏園弟兄諸位的合照，大概在那時的北京所攝，他彷彿是一個西裝少年，洋氣十足的。可是我所會見的林先生，却沒發見多少洋氣，身上走一套中國式的便裝，除了腳上的皮鞋和口中的煙斗。我這次去訪問，還是孫伏園先生介紹的，因為伏園先生現在大竹，所以他就寫了一封介紹信，信是寄到了十多天，因為無聊的空襲，就耽誤下來了。

當我懷着孫先生的信，拖着一雙泥足，踏上林宅的台階時，首先出來打招呼的，是正在打字的林太太。她知道我來的意思立刻歡迎我到林先生的書房裏去，因為林先生

正在那裏。我看他室內陳設頗雅潔，地板上還有舊子，我怕污損牠，便趨趨不前，他却客氣得很，連說性：「不要緊的，不要緊的。」於是我要試室中，我見到林先生了。

他一面看信，一面談起關於孫先生的為人。

在一種溫厚的回憶下，他俯着烟斗沉默了二三分鐘，然後好像一個字一個字在練字句地慢慢說道：

「我和孫先生訂交有二十年了，他，他很淡泊榮利，不做官，喜歡朋友，好談天。」

「但是他做過湖南省衡山實驗縣的縣長。」

我插入了這麼一句，作為反證。

「啊！他似乎不知道這回事，接着却又補充說道：

「我想，他一定滿不在乎的。」

但是，據我所知，伏園先生那種種汪洋恣肆的態度，雖常給人以「無所不可」的印象，可是他心中自有分寸，所謂外圓內方者庶幾近之。當他担任縣長時，辦事實極認真，而且頗接近民衆，衡山縣境內的各鄉鎮，他都到過，其中好幾處地方是數十年來從沒有縣長親臨其境的。在合兒莊大捷的翌日晚間，我曾和他老先生雜在熱烈慶祝的民衆中遊行；過了幾天，我又和他老先生一道乘民船下鄉，參加民團隊的畢業典禮，半日之內，連換演講了二次，講時極興奮，事後無倦容。可見他那時是極端認真辦事的。不過我這些話，當時並沒有向語堂先生提出來。

接着我們談到伏園先生的朋友，首先被提及的，就是冰瑩女士。我知道，冰瑩女士那幾篇新穎，活

澄，熱烈，充滿生命力。富於刺激性而且被譽為「風發浪流」的從軍日記，是最初受了伏園先生的賞識而刊於其過去編的中央日報的副刊，接着又被語堂先生運用卓越的英文介紹於國外的讀者的，所以這時候談到冰瑩女士，實在是很自然的事。

「她的一個女兵的自傳和一部分新從軍日記已由我的女孩子譯成英文出版了。」

從第一次從軍日記的出版，到現在已有十二個整年了，幸喜冰瑩尚不落伍還能寫出一部新從軍日記來，可是語堂先生的著述生活，已有繼承的人，他的女孩子又開始下一代的新著述生涯了。這是我忽然的感想，但也沒有說出來。

「林先生看到她編的黃河嗎？」我問。

「看見一些，不全。」

「我的黃河，也不能按期收到，還不知是甚麼原故？」

不知怎的，我們忽地說起現時青年男女間的故事。我就順便說了些伏園先生的主張，梅主張男女間應站在絕對平等關係上的，譬如說

「貞操」，「忠實」這類的字樣，都是何種兩方面而說的。而且對於所謂女子的神秘性，也不予重視。然而，他個人在和女人的交際上，都極其坦白，真率，親切，一方面又遵守着溫雅禮貌，高潔的心懷，所以接近他的二十上下的女孩子都叫他做「媽媽」有一位先生說笑似地對他說：

「你的女兒，應當稱號了，如在定縣收的號叫定字第幾號，在貴陽的，就叫筑字號，此外在重慶，大竹的，就編為渝字號，竹字號吧？」可見他和女性接觸的普遍，而態度的光明了。

當時語堂先生却提出了「人情」的主張，他悠然地說：

「豈不是主張自由戀愛的嗎！而且就是太太有親密的男朋友，也可以的嗎？可是終於他們夫婦離婚了。當我聽見他們夫婦離婚的消息時，我不禁大笑起來。你們也要離婚的呀！」

說完，他又大笑起來，從這笑聲裏，我意識到林先生的幽默感。林先生一面談話，一面抽他的煙斗，有時還拔出煙嘴來，用一根

白籤子通去孔中的烟垢手法均極純熟。我也被敬着紙煙，我是在陪他抽着助煙，我並沒有非抽不可的習慣。最近我在西風上談到他寫生活的藝術中關於他自己和煙捲的一段故事，所以看抽的時候，就回想那故事的內容，倒覺有味的很。

窗外的細雨，正連綿地下着，山上的白雲，時隱時現，飄飄然自由自在。面對着一代學人的我，心情也十分的爽朗呢。

這天林先生家中請來了油漆匠漆他的新製的書架。所以同我談了一會之後，又要安排揮工匠工作。我就利用這個時間，看了他遺書室梁容臨的陳設。在正面的牆上懸着一個「有不為齋」的橫幅，這是孫科氏的手筆。橫幅下懸着四個象屏，為林先生親書的板橋家畫，兩旁牆壁上，一為梁寒操氏送他的一

首七律，大意是贊美他在文學上的獨創一格，一為王夢白氏的畫幅，因為書架尚未做成，除了桌上幾本外，書籍都還沒陳列出來。

後來，我們還談抗戰以來，政治軍事的事變更何況如華北何以失陷這樣快，輕復還為甚麼受極刑之類。我竟說的不一定詳實，但他聽來彷彿頗有意思，因為當時他在國外緣故吧？

在告別之前，我問起他的所著「瞬息東華。」他說：

「這部書在巴黎寫了一部分，完成時在美國，都達夫要翻成中文，不知何時能够成功。」

「在一個新雜誌上，曾見到這部書的介紹呢。」

「那不足為據的。」林先生一提起似乎很高興，「他那個介紹吧，原書的精采完全失掉了啊！」

代郵

果軍先生：

大作已在本刊六期上發表，請示詳細地址，俾便寄奉稿費及「黃河」。

黃河編輯部啓



滿司令會見記

元立

好幾天。聽同事談起游擊司令滿振華將軍是一個很特別的人物，正想有機會見他，却不料今天很方便地會到了。

滿司令穿着一身藍綠的綠色制服而且是兩種顏色，上身深綠，褲子是草綠，膝蓋上有兩塊圓補釘，因為和褲子顏色不一樣，看起來特別刺目，腳上穿一雙短襪套，一對布單鞋，泥濘得濕漉不堪，他的臉色又黃，又黑，但一對眼睛特別有精神一看就知道是個飽歷風霜的戰場戰士頭髮是很特別的，前後左右都脫光了，只兩頂角長地留着兩叢黃而稀的頭髮，像小孩子留起的小髮髻似的非常有趣。

他沒帶符號，也沒有掛領章，誰想到他就是那位一生從事革命的滿司令呢？

「慙是滿司令吧？」
我大胆地問了一聲。

他正在坐著，連忙站起來，因為個子比我高了一個頭，半屈著身子，伸出他那粗壯而多毛的大手，半屈著身子緊緊地和我握著。

「不敢，不敢。」他和藹地說著「你貴姓？」

「我姓劉……」

「呢！我是老粗，不會客氣，有話直說。」

他的直爽，使我忘記了他是一軍的司令。兩分鐘前，我們還是不相識的陌生人，現在我們似乎已經稱識了好幾年的朋友了。他今年五十四歲，而我是才過二十歲的人，相差着三十年的歲月，然而，我們却毫無隔閡，毫無拘束的談起來。

他的話漫無系統，想到什麼說什麼，我也很少插進去，只在需要詢問的時候，答上一兩句，免得打斷了他的話頭。

我側面對著面坐著，他彷彿怕我聽不清楚似的，朝前探著腰，眼睛直視我，開頭就是一聲。

「老弟！」

以我這樣的年紀，實在受不了他這種稱呼：

「滿司令，請您不要這樣。」

「慙我怎麼稱呼？」說著笑起來。

他撫摸著剛刮淨的硬鬚鬚，兩隻胳膊挺直地抵佔膝頭，單一種半高首的粗亮喉音說着：

「老弟我不認識字，說來你不信，連我滿振華三個字也寫不好……」
我笑了一笑，表示不相信。

隨即，我倒杯開水遞給他，他慌忙地欠下身：

「民國六年，孫總理在廣州組大元帥府時，我就跟著他，陳炯明那環蛋叛變時節，我也在場，那時和今天一樣，我也不懂政治，但我知道他反對孫先生無論如何是不對的。」他的話像他走過的地方一樣，各地各處都有，一忽兒夾著湖北口音，一忽兒又轉成山東腔大體聽起來，河南和安徽音居多，有時他還用幾句陝西土話。從口音裏，你總估不定他到底是那省人。幾十年的戰鬥，奔跑，使他自己也忽略自己的籍貫。

我忍不住插進去問：
「司令是那省人？」



穆蘭花

金 朗

二九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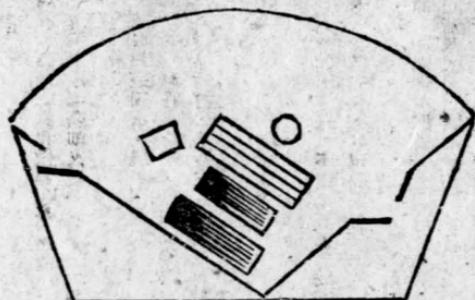
獨幕歌劇

地點：最近後方的一個鄉村。
時間：九月風雨之夜。

人物：穆蘭花（妻）
王志才（夫）

佈景：農家的中堂，左右

邊是兩扇破落的花格子門，出去就是院子，能望見樹木了。黃天落了，左邊有一小門，進去是內房，在堂前的左側，放了二具大小箱材，還有桌椅



光，已淚灑欲盡了，只那微

拜墳等什物。掛着白帳白桌衣，風吹來飄動着，是一個喪事的人家（喪事儀式的佈置，最好根據就地的風俗情形）。

幕啓：在陰森風

雨，風吹動着門，發出戶的尖厲聲音，雨陣的下着，雷電，像是增加這夜的淒涼與恐怖，桌上點着的一支燭

的光亮，搖動在漆黑的中堂。

穆蘭花（下俯稱妻）（她身着重孝

，手拿燭，漸步由內房出）

（白）呀……

（過門）

（唱）青麻戴孝白衣裳，

手拿白燭照靈堂。

低頭行來穆蘭花，

千迴百轉心悲傷。

（短過門）

（行到靈前，把靈台放下，轉身到棺材旁）。

（唱）心悲傷呀心悲傷，

哭倒公公靈柩旁。

叫聲公公死得慘，

可恨鬼子太猖狂。

（短過門）

太猖狂啊太猖狂，

炸彈底下把命喪，

可憐我的小才兒，

也遭大難同死亡。

（過門）

此恨此仇記心臆，

不報此仇永不忘。

但願我夫郎，

當兵志氣壯。

代代父子報仇戰場上，

爲國爲家殺賊不豺狼。

（少息）

（白）哦……

公公啊！

小才呀！

（唱）

哭聲公公死冤枉，

叫聲小才心悲傷，

怨我命苦有何說，

恨那鬼子如豺狼，

如今天爺瞎了眼，

小鬼橫行要稱王，

可憐百姓都遭難，

東走西奔逃四方。

那兒有一處安身地，

那兒有一塊好地方。

這種日子誰能過，

大家起來都抵抗，

家家戶戶抽壯丁，

叔叔丈夫上前方，

三月十五隴家門，

這是在夢裏啊！睜眼細看，
哎呀呀！怎麼原來是你，
想不到你回來在三更夜裏。

(過門)

夫唱：叫聲蘭花啊 聽我細詳，
為夫出征啊 日夜思鄉。
忘不了妻啊 老父與兒郎，
又想到秋收 無人打糧。

我就請了假 急忙的回鄉。

(過門)

妻唱：哭聲夫郎啊 見了心酸，
公公孩兒啊 都遭大難。
炸彈轟下啊 兩命歸天，
恨煞鬼子啊 千刀萬斬，
這筆血債啊 如何清算。

(過門)

夫唱：勸聲賢妻啊 你不要心酸，
老父兒郎嗎 既已死難，
這是天數啊 還有何言，
我們夫妻啊 今日團圓，
我願永遠和你 不再分散。

(白)

蘭花啊！
你不要難過了，
為夫的已經回來，
我不想再去當兵。

從此夫妻團圓，
可以快快樂樂的過日子了。

妻唱：夫郎啊你這個男子漢，
說的話兒算不算。
那天大宛仇你不想報，
反為兒女私情割不斷，
假使你若存了此心願，
叫我如何見八面。

(短過門)

(白)你聽來，

(唱)秋收有人幫我打麥尖，
春耕有人留我來種田，
人人都幫我，
因為我夫當兵離家園，
個個都敬我，
因為我夫殺敵在前線。

(白)如今你回來了，
不願再去當兵，
也不想報殺父之仇。

這樣，
叫我如何對得起鄉鄰老

少，
這樣，

叫我如何對得起陰間的
公公。

哦！

還有你的孩子呢。

夫唱：為妻不必把話反，
再聽你夫說一番。

要是我殺敵在前線，
性命兒是多麼危險。
在家不愁衣和飯，
恩愛夫妻情不斷，
那輛願處去當兵，
遠在千里兩分散。

(過門)

妻唱：叫聲夫啊我夫郎，
你的話兒更不當，
那有父仇子不報，
那有國難不去擋。

那有國難不去擋。
偷生怕死不是男兒漢，
就是我女人志氣也比你壯。

(白)我且問你，
你是請假回來，
還是偷逃回來。

(夫驚慌，四面觀望)

夫白：當然請假回來！

妻白：現在戰事很緊，
難道有可請假之理。

夫白：這……
我可不管他了。

妻唱：勸我夫君再聽端詳，
要過太平日子為夢想。

聽說鬼子要打來，
將攻縣城進東鄉，
鄉里多少男兒漢，

背上槍桿上戰場。
沒存一個入落後。
敢守家園伴牛羊。
如今反而你歸家，
不打鬼子要福享。

(過門)

勸你是一個男兒漢，
就是我女人也不想。
你要知道公公為誰死？
為送張衣，
望你從軍立大志，
你要知道孩子為誰死？
為寄家信，
苦你家中平安事。

但願你一心殺敵平大亂
打勝了鬼子再回家轉。

(過門)

(白)如今你呀？
(唱)天大的冤仇也不想，
忘了國家忘了你父母妻

(過門)

夫：我聽妻子話一番，
叫我心中好不安。

事已到此木成舟，
這筆冤仇將來算。

(他更不安的，東張西望，怕
外邊有人來窺聽，重又去關

（緊門）

妻白：看你慌慌張張，

難道你沒有請假

逃……回……來……的呀！

（夫去掩着妻嘴）

妻白：呀……

好大的胆膽！

夫白：你不要聲張，

我怎麼會逃回來呢？

妻白：夫啊！

你聽我講……

（唱）西鄉出了一件逃案，

原來那人本是無賴，

吃吃喝喝樣樣來。

什麼壞事他都幹，

自從被徵了兵，

他軍隊生活過不慣，

上月十三逃回來，

偷偷一……四關，

他以為平安無事了，

却誰會聽見他的長官，

就記他提到司令部，

第二天當眾把頭斬。

（過門）

（白）你說啊，

夫郎！

（唱）除非不當兵，

當了兵就盡忠，

我今苦口來勸你，

望你牢牢記在心，

夫白：真有此事嗎？（更驚慌）

妻白：你若不信，

可以打聽鄉親鄰居，

夫唱：不瞞賢妻說，

此事我失足，

不該逃回來，

父仇豈可雪，

妻唱：夫郎已知事情錯，

知錯能改天許可，

趁着夜裡人不睡，

穿上棉衣快走。

（她將桌上的一包棉衣解開，

想任事，不禁淚淚流下帶哭

的說）。

（白）夫郎啊！

這就是我新做的一件棉

衣，

公公孩子爲了寄送棉衣

就死在敵人的炸彈下，

今夜你穿上棉衣啊，

（給夫披身上）

這天大的仇恨，

你是非報不可了，

再說啊，

你是偷逃回來，

假使有人知道，

上官斷首發，

這……

這得了呀！

那性命一定難保，

爲妻的，

也是一切都完了，

公公的仇，

孩子的冤，

那麼誰去報呢？

爲妻的，

究竟是一個婦道人家。

怎擔得了這天大的責任，

還望夫，

再多……想……一……

夫：（低頭無言，）

妻白：夫郎，

你快走！

天將亮了。

夫：（無力地動了一步，却又停下）

妻白：我的冤家，

你怎麼還不走啊！

你父親的靈魂還沒有散，

你孩子的屍體還沒有冷，

你筆血債，

難道你忘了嗎？

夫白：（想了半天，氣憤的說）

我走！

（將動身狀）

妻：（喜）

（白）你不曉是我的一個好……

才……丈……夫……

妻唱：穿上棉衣，你要記起仇，

但望你此去你要殺敵多，

家中諸事你不必牽掛念。

爲妻當把那家圍守。

夫：（等穿好棉衣，走上二步，又

回頭轉而不走了）

妻白：走呀！

難道你捨不了家嗎

夫白：我捨不掉……你……

妻白：那我跟你一塊上前線去好了

夫白：這怎可使得，

你是一個婦道人家啊！

妻白：現在世界變了，不比往前，

聽說前線上有許多女兵呢？

夫：這你是不能幹的，她們都是

一羣學生呀？

妻白：哪……

哦……（想起了）

（切齒的）我的冤鬼啊……

(她轉身就跳進內室，將門關上，夫關在外邊，他着急萬分)

妻內唱：夫郎爲我捨不掉，

我爲公公盡孝，

不顧後世留罵名，

就此一決我就上吊！

(泣白)公公，

你等等我！

孩兒，

爲母的也……跟……你……

來……了。

夫白：(聽了，更驚慌，急聲的大叫)

(急白)蘭花呀！

還聲不得，幹不得，

怎麼出此下策，

爲夫的就走了，

快快開門！

快快開門！

(妻在內不理)

夫白：蘭花呀，

快快開門！

快快開門！

爲夫的就走了，

妻內白：你是騙我吧！

夫白：我決不騙你，

皇天在上，

我就走了，

快快的開門！

(緊敲着門)

開門呀！

開門呀！

(內不理，他着急到胃火了，

要去下門的當兒，門却開了

妻唱：語夫君原諒，

妻含淚上)

你若不走吧，

爲妻的，

只有死路一條，

現在你自己也該想到了，

應該上前線去，

殺敵報仇，

那請你即刻動身，

就走吧！

夫唱：說聲蘭花你不該，

爲夫也是難回來，

我日夜行了二百里，

既到家中也宿一夜。

(白)蘭花你難道是鐵石心腸

一點兒夫妻之情也沒有

嗎？

就是我過路人，

給我也借宿一夜啊！

妻：(聽了一想)

(白)哦……(轉意)

可是明日白天怎麼走呢？

夫白：明日夜裏可以走啊！

妻白：待我想一想，

夫白：你不必想了，

夜已三更，

我們去睡吧。

(督促妻)

走！走吧！

妻：(低頭細想不語)

夫白：你不必想了，

夜已三更，

我們去睡吧！

走！走吧！

(外妻獨白)

妻白：怎麼狗又亂叫，

莫不是有人來了。

夫：(聽此音如鷲之鳥，急忙逃

入內房，只頭伸出外邊說)

(白)蘭花你快進來呀，

把門關上！

(外邊狗吠聲更緊，妻也有點

怕了，無法，低頭向也進房

內去，走到門口，站住了，

她心的矛盾同時又不安，

而狗仍吠叫)

夫內白：你快進來呀！

妻白：待我去睡一下，

到底是人是鬼。

夫內白：不要去看了！

妻白：這叫我怎麼好放心呢，

要是你被人知道，

那性命兒可是難保呀！

(她壯着胆，走到堂門前，

在門的花格子窗上去撞壁)

夫：(走出門口低聲的問)

(白)是誰呀？

妻：(作手勢，叫他不響做聲)

夫：(想情形不好，即進去，忽又

出來，他心是恐怖着)

妻：(看了片刻，無人，而狗吠聲

也漸漸落了她才放心的說)

(白)天爺保佑，

終算無事。

夫白：(乃上來)真嚇死我了！

妻白：所以說：

「爲人不做虧心事，半夜

門心不驚。」

夫白：這叫我沒有辦法呀！

妻白：你走，就不是好辦法嗎？

還是你走吧！

(唱)雖然一夜並長，

漏了消息人人講，

叫我如何見鄧那，從此有話說不響，還望夫君今夜走，以後團圓日子長。

夫白：怎麼想了半天，又叫我走了！

妻白：我沒有叫你不走呀！

夫白：蘭花，你是多想了，一夜功夫，

那有人知曉。

我們還是回房裏去睡覺吧，快走！走呀！

妻白：我想……

夫白：你還是走吧！

雖然一夜時間短，

可是以後閒話長，

我爲妻的，

那有不願意，

夫妻團圓。

快快樂樂的過一夜，

老實說，

我也是多麼想念你呀！

我何曾不想對，

望你打聽了鬼子，

早日歸家，

夫妻團圓。

尤其走，

公公歸天，孩子死了，家中無一家人。這……

怎不叫我想到，

一個人是多麼孤苦了呀，這……

怎不叫我想到，

夫白呀你快快回來，

再重新成家，

過那快樂的，

可是，哪……

想到公公與孩子的仇，

叫我……

心又轉了，

我不該這樣想，

(低頭)

夫白！(她指點棺材)

你看一看，

這……

是你父親的棺材，

呀……

你是沒有看見，

你父親之死，

當臨終呀！

他張大着嘴吧！

開着巴嘴，

好像說，

「此仇呀！

是寄在你丈夫的身上」

我的夫白呀！

你記着，

(少息)

當入木的時辰，

自己四肢分離，

七孔流血，

呀……

好慘呀！

我的夫白呀！

你想一想，

此冤此仇難道可以不報？

(少忽)

啊……

這樣慘的事，

可是……

可是又湧上我的心頭，

說那臨終之言，

還有，

你的孩子呀！

他更其慘呀！

當放進棺材，

還少了一只腿呢！

滿身鮮血，

骨肉分離，

那兩只小手，

緊緊握着，

像要去打他的仇人東洋

鬼子，

哦……

我想不忍去了……

(她就跑到靈前拜倒，)

(外邊風雨更緊，接着陣陣雷

聲，電光閃着)

夫：(悲傷恐怖經過，充滿了他的

心)

(白)蘭花，

你醒來，

你醒來呀！

這天天天天……

妻：(漸漸的醒來)

(唱)說起啊！心頭好像刀子

插，

想起啊！仇恨就把鬼子

殺，

天啊！天啊！你也生了眼！

不孝人兒！雷公來打殺！

夫白：蘭花呀，

你不必再說了，

爲夫的就走就飛！

(唱)父仇子冤在我身，

此夫殺敵更起勁，

不報此仇不回鄉，
我妻在家要安心。

妻：（漸漸的起來）

（唱）我夫報仇殺敵人，
英雄好漢留美名，
出門身體自己保保重，
家中事情請你勿操心，
夫白：就此告別了。

夫白：就此告別了。

（他走了二步，回頭一看上見
父靈，又走轉回來，在父靈
前叩拜。）

（白）父親啊！你有英靈，保
佑孩子，多殺幾個敵人

妻白：祝你打勝鬼子，
早日歸家！

夫：（走到門口，妻卻為他去開，
外邊風雨很大，他站住了，
此刻轉頭說）

（白）這樣大的風雨，
叫我怎樣走呀。

妻白：等會兒，雨稍停了，
就可以走呀！

夫白：我想今夜，
雨是不會停了。

還去……

明……天……

妻白：（接他說）明天走！
夫白：對了！明天走。

今夜我是不想走了。

妻白：你真的不想走了，
夫白：對！對！

我不走了！

妻白：那將你棉衣軍裝都脫下來，
夫白：好！好！好！

（將衣服脫下與妻，妻拿了
進房去）

妻白：你且在外邊等一會兒

（轉身進內房重把門關上）
夫：（以為她又去上吊羞忿萬分）

（白）你……你……

這便不得使不得，
我走了，
我就走了！

蘭花快開門拿衣來，
為夫的就動身走了？

妻：（內不應）

夫：（他推門被門然而門却不開，
他真的着慌了，束手無策，
不得已就跪倒父靈前）

（哭唱）不孝兒子罪孽重，
父仇未復心頭痛，
不顧我妻子一句話，
又害了她要把命兒送。

天大仇恨為兒一身怎能
擔，
父親有靈快救蘭花出房
中，

妻：（此時她才穿了軍裝開門出來
喜的）

夫：（驚喜的）

（白）你……

妻白：你不是說，
你這是幹什麼呀！
不願意走了嗎！
為妻的代你從軍去！

（啊）先朝有一個花木蘭
代父從軍充好漢，
因為木蘭無長兄，
為孝父親女扮男，
蘭花不是英雄漢，
想起仇恨我當幹，
不願男兒與女兒，
前線殺敵是勇敢。

夫唱：（過門）

夫唱：好一個賢妻穆蘭花，
為夫的低頭愧無聲。
不愧你是個個國英雄，
我也走走與妻同行。
將仇恨永遠記住在心，
殺退了鬼子再過太平。

夫妻合唱

夫：男兒殺敵去當兵，
妻：女兒報國要奔心。

夫：男兒殺敵上戰場，
妻：女兒報國多生靈。

夫：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家一
條心！

妻：東洋鬼子漢奸走狗一齊都
殺盡！

合：大家一條心！

妻：東洋鬼子漢奸走狗一齊都
殺盡！

合：一齊都殺盡！

合：起來同胞們！

妻：男界女女老老小大家一
條心！

合：啊！

合：殺呀將士們！

夫：東洋鬼子漢奸走狗，一齊
都殺盡！

合：啊！

同胞們，

快快下決心呀，

趁早拿起刀槍去當兵。
莫等鬼子打來枉送命，
鬼子一日不打走啊，
別想安居樂業享太平。

（幕漸下）



不肖子

楚雲

獨幕劇

人：李柏寒——傀儡官吏，年約六旬。

李鐵華——長子，年二十二。（佩、光、桂、蘭俱帶黑紗）

李光華——次子，年十八。

李大華——三子，年十四。

李桂英——大女，年二十。

李蘭英——次女，年十五。

楊媽——傭婦，年五旬。

地：武昌。

時：二十九年四月初旬。

景：廳堂。除日晷肖像，日旗，五色舊國旗，李母遺像及聯語，祭帳為必要外，可自由佈置。

（幕開，光吹口琴，蘭、大對舞——蘭攜舞衣，大內前後反着衛生衣，外披雨衣或大袖長睡衣，而繪三花臉譜——舞畢，各脫舞衣，光僅口唱着向廳門走去。）

蘭：二哥！（光不應，蘭頓足大呼）二哥！

光：幹麼？

蘭：你別走，我們還得來一番很好的遊戲。

光：人太少，連很趣的遊戲都不成功

大：請大哥，大姐都來參加，好麼？

光：他們兩位書獃子，不肯參加的。

蘭：（向右門叫）姐姐！

大：（向左門叫）大哥！

蘭：姐姐！

大：大哥！

光：你們要叫出那兩位書獃子來了，我會大大的賞賜你們。

蘭：賞賜我們什麼呢？

光：（指著上衣袋上掛的自來水筆）賞賜你們這管古今中外獨一無二的自來水筆。

蘭：（把聯語特別放大拉長）姐姐！

大：（同樣）大哥！

蘭：我去牽牛一樣的牽她回來！（入右門）

光：看你們牽出來了！（隨意歌舞）

蘭：（出）姐姐不在房裏。這鬼丫頭那里去了呢？

大：（出）二姐跟我來！（拿出廳門）

蘭：（入）（壓了去）幹什麼呢？

光：（歌舞着，見蘭、大共牽一個大石頭入廳，驚問）你們同什麼鬼？

大：那兩位書獃子又是門簾門在書房裏作那討取頭的文章；我們拿石頭去把門撞開，牽出他們來。

光：（威嚴地）不行！

蘭：不要你管！

光：我非管不可！（以指頭比着）我大不大，小不小，是你們的二哥；我不管，誰管！而且我不管，那兩位書獃子又要說是我唆使你們去搗亂的。（手使勁一伸）放下！

蘭：不放！

大：不放！

光：豈有此理！（奪下石頭）呀！（勝利地向兩人注視了一陣，轉過身去，恢復頑童的原狀，作起毆擊跳水來。）

大：怎麼辦呢？

蘭：（忽抱頭哭叫）哎喲！痛死我了！哎喲！哎喲！……

光：怎麼的？

大：姐姐！

（蘭——拿了一本書——桂慌忙走出，問蘭，蘭不應，只是哭叫。桂扶她到右門邊，她拒不入門。楊媽一路叫着跑入廳來。）

楊：壞了！壞了！阿彌陀佛！三光菩薩！觀音大士！……（被石頭撞倒，一邊念佛，二邊掙扎，起來又倒下，起來又倒下。）

蘭：（拍手大笑）哈哈……你們看楊媽，像匹掉在滾湯里的小狗，邊叫邊爬。

蘭：蘭英，你發瘋了麼？

楊：（起來，忙問）二小姐，怎麼回事？

蘭：不要你來管閒事！

桂：光華，是你打她麼？

光：鬼才打她哩！

蘭：（伸手指向光）快給我！

光：給你什麼？

蘭：自來水筆，你說誰叫出他們兩位書獃子來，

你的自來水筆就賞給誰。現在我把他們叫出來了，你的自來水筆得賞給我了。

光：哈哈，你真的是個智多星！

大：（跳叫）對了！對了！智多星！智多星！

桂：（向蘭一指）你這鬼丫頭！（走入石門）

蘭：豈有此理！這麼大的女人還和小孩鬧！

大：對了！這麼大的女人；可以作太太，生兒子了。

蘭：你也不小了！別人像你一樣年紀的，早就進初中了，你却還在小學，年年留級！（忽指大臉）看你的臉！像個什麼樣子！快給我洗去（大向兩掌上猛吐幾口，作起貓洗臉來）

。唉！你這東西！

蘭：哈哈……貓兒洗臉！貓兒洗臉！

光：猴子洗屁股哩！

蘭：別胡說八道！（坐在椅子上看書）

光：給你！

大：不行！應該給我。

光：給你！（把筆在兩人手心里戳了幾戳）誰都不給！（跑出廳門）

大：你不給！（追了去）

蘭：二哥不要臉！

楊：（拍胸）你們開玩笑，把我嚇死了？阿彌陀佛！三光菩薩觀音大士！

蘭：楊媽，你還向我念佛，我要把你房里的佛菩薩丟到馬桶里去！

楊：不念！不念！不過，二小姐，你得看佛祖的面子，再也不要嚇我了。

蘭：難為你操心！

楊：難為我操心？我不操心誰操心！（向這像一指）自從太太升了天，心痛你們的二娘跑了，三娘只顧自己在外邊打牌，老爺也只顧自己作鬼子的狗官……

蘭：你又是鬼子，鬼子，狗官，狗官的亂叫，爸爸還沒罵得你够麼？

楊：不怕他罵！他罵死我，我也要叫他狗官！他欺善怕惡。他一脚踢破了你媽媽的肚子！他見了鬼子麼，連忙磕響頭。他還個着腦袋給鬼子打嘴巴。這不是狗是什麼？我看不過眼！

！我看你爺爺作官，作了二十年，只有別人給他磕頭的，只有他打別人的嘴巴的。講到鬼子麼，我恨死了他們！……

蘭：楊媽又發瘋了！大哥，我們快走開！爸爸回來看見她在向我們說瘋話，又會連累我們挨罵的。（走出廳門）

楊：瘋話！日本鬼子不該恨麼？不是他們來佔了我們的江山，你爸爸怎麼會拿了錢就里的資本來買官作？不是你爸爸買官作，你媽媽怎麼會跟你爸爸吵鬧，給你爸爸一脚踢破了肚子？仰望這像痛哭！太太，你死的好苦……

蘭：（極力抑住悲憤）楊媽，不要哭了，怕老爺回來了，你又討腳呢。

桂：（泣出）楊媽，你老人家還是給太太去念佛罷。（扶了她出去，自己一路哭着回來。）

蘭：（風聲）桂英！哭什麼！哭的是弱者。強者的眼睛裏是沒有眼淚的。

（光敲着，大得意地把光給他的自來水筆在反着的衛生衣上試插，蘭骨都着嘴，一齊走入廳來。光在椅上碰了一下，換着臀部叫痛。鑽責罵他。）

大：大哥，大姐，快跟我們作遊戲！

光：（跳起來）你們兩位書獃子，今天非跟我們玩玩不可！（又挨着臀部叫痛。）

蘭：你們為什麼不作聲，變了啞吧麼？（望桂）你為什麼哭了！

桂：誰哭了呢！我又昏眼了。

大：（拉着鑽，桂的手）快跟我們作遊戲！

蘭：你們好好地跟我讀書去！

光：禮拜日讀書！我們是書獃子。

大：對了，我們不是書獃子。並且你老是教我們讀禁書，爸爸知道了，又討嘴巴打。

蘭：（嬉笑）大哥，我差禮拜日也讀書的；我還

喜歡讀秦書。不過你要跟我作個遊戲，我才跟你去讀。

蘭：（轉笑）我今天不大舒服，叫大哥跟你們作個遊戲一點的遊戲罷。

桂：作了遊戲不讀書的呢？

蘭：作了遊戲不讀書的，（指大）像他一樣，是個臭漢奸！

大：（指蘭）像她一樣，是個鬼丫頭！

蘭：你搶了二哥給我的自來水筆，不是個臭漢奸麼？

大：你不是個鬼丫頭麼？

蘭：臭漢奸！（打大）

大：鬼丫頭！（回打。兩下罵着厮打起來。）

光：弟弟加油！

桂：（童心來復）妹妹加油！

光：弟弟我保你的錢！

桂：妹妹我保你的錢！

光：（猛給桂一拳）看錢！

桂：該死！（兩下厮打起來。）

蘭：（拉開他們）桂英，你是個大姐，你不勸解他們，又跟他們夥兒打起來；真個是「開王調小鬼，威風掃地」！

桂：這不是叫我跟他們作莊嚴的遊戲麼？這就是

一種十分莊嚴的遊戲呀。

蘭：你逞強辯！你看大華臉，都給打腫了！（大撒嬌地哭了起來）

桂：（撫慰他）我的好弟弟！不要哭！等一會，

我給你剝二姐的皮！

（外汽車響了來。鑽走入左門，桂走入右門）

。

光：爸爸回來了！（走入右門）

蘭：貓兒回來了！（走入右門）

大：你這欺善怕惡的鬼丫頭！

柏聲：快把汽車開到黃公館去接姨太太！

柏聲：她如果不在黃公館，可到譚家，張家，馬家去找。

聲：是！

（柏提着皮包，咳嗽着走入廳來。）

大：爸爸回來了！

柏：看你的臉！快給我洗去！（坐下用烟斗抽煙，仰頭思索。）

大：（走近廳門，用口水擦了一陣臉，走了回來）

。爸爸，洗乾淨了。

柏：還是腫得很！——看你的衣！穿反了。快給我穿好！（仰頭思索）

大：（改着衣，仍是反着）爸爸，穿好了。

柏：唉！又穿反了。快點穿好！

大：爸爸，馬虎一點罷，我有一件天大的事報告你！

柏：什麼事？

大：二姐罵你！

柏：二姐怎麼罵我？

大：她罵你貓兒！

柏：她不敢這樣罵我的，是你寬她。

大：我寬她！這才氣死我哪！她剛才罵的。她罵

的聲音還在我耳朵邊響。「貓兒回來了！」她

這樣罵。

柏：那麼，我問她。（呼喚）蘭英！（放大聲音）

蘭英！

蘭：（裝楊媽聲音）老爺，阿彌陀佛！觀音大士

！蘭英不在家，蘭英上學去了。阿彌陀佛！

大：爸爸，二姐在裝楊媽。

柏：好！越大越頑皮！快出來！

蘭：（出）我不是罵爸爸，是罵我自己。

大：不！你是罵爸爸！你聽見爸爸的汽車響了，

你說：「貓兒回來了！」就走到房裏去了。

蘭：我怕爸爸，我說爸爸是貓兒，不是說我自己

是老鼠麼！我自己是老鼠，不是罵我自己麼

？（忍不住大笑起來）

柏：越大越頑皮！好！

蘭：我再不頑皮了。

柏：我昨天才嚴厲的警告你！（風聲）跪下！

蘭：我，我，……

柏：（頓足）跪下！（蘭應聲跪下）

大：（向蘭撒羞，蘭嗤以鼻，他又得意地轉向柏

）爸爸，她還罵你。

柏：她還罵我什麼？

大：她還罵你臭……

柏：（頓足）你這東西，不想活了！

蘭：大華，你這短命鬼！你為什麼青天白日說黑

話？我幾時罵爸爸臭……？

大：也是爾才罵的。你罵我是個臭漢奸。我沒有

在日本人佔據的地方作官，我不是個漢奸。

爸爸在日本人佔據的地方作官，爸爸是個漢

奸。你罵我臭漢奸，不是借着我罵爸爸麼？

拍：糊說八道！（頓足）該死！該死！

大：（驚定，憤憤地）我該死？我糊說八道？她

的確是這種廢物的。

拍：我問你！你糊說說在日本人佔據的地方作官

的是漢奸？

大：聽大哥說的。

拍：聽大哥說的！

大：的確是聽大哥說的。

拍：好！（風聲呼喚）鑽毒！（頓足）鑽毒！（

開大）你大哥那里去了？

大：剛才到書房里去了的。

拍：我看你裝腔！（把烟斗向茶几上一扔，忿忿

地走入左門。大拿起烟斗抽着，模倣父親仰

頭思慮的神氣。悶念着「阿彌陀佛」，站起

，拍衣。）

大：（裝拍聲）跪下！

拍：（下意識地應聲跪下）短命鬼！（起）

大：跪下！

拍：不廢廢！

大：（叫）爸爸，二姐……

拍：（連忙跪下）短命鬼！

大：（裝捋鬍鬚）哼！哼！

拍：你這短命鬼！等一會看我剝你的皮！……你的

筋！

大：爸爸先剝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你動都動

不得了，還鬥爭奈何我麼？

（桂，光闖出，拉了闖，跑出廳門。）

大：你們都跑了大勢不好了！咱老子也聽罷。（

跑出廳門）

（拍牽着鑽的耳朵出來。鑽還在閉着眼睛裝

睡。）

鑽：那個王八蛋跟我開玩笑？快點放手！我要睡

覺。不放棄！王八蛋！（猛給拍一嘴巴）

拍：好！打老子

鑽：（開眼閉睛）是爸爸麼？你老人家爲什麼跟

兒子開起玩笑來？

拍：看我跟你開玩笑！

那麼，爸爸爲什麼拉我的耳朵，把我從睡夢

鑽：里拉了起來？

拍：跪下！

鑽：爲什麼要跪下？

拍：跪下再說！

鑽：爸爸知道兒子是從來不跪的。

拍：你不跪？

鑽：當然不跪哩！

拍：好好（健力一巴掌向鑽打去；鑽一閃，打個

空，自己倒了，好容易爬了起來，追打鑽；

追了一會打不着，站著歇氣。）

鑽：勸你老人家不要白費力罷！

拍：白費力？看我要你的命！（健力一腳向鑽踢

去，踢在石頭上，向天倒下。）哎哟！哎哟！

！……你還……你還……（鑽救護）

楊：（叫着跑來）老爺！老爺！阿彌陀佛！三光

菩薩！親善大士！老爺！老爺！怎麼一回事

？

拍：看我的脚！

楊：（驗着脚）哎呀！出了血！怎麼的？

拍：（坐起）快把襪子給我說了！（楊脫襪子）

哎哟！哎哟！輕一點！

楊：啊呀呀！說了皮！

拍：你去看接姨太太的汽車回來了沒有，如果沒

有，就到長街去叫一輛汽車，送我到同仁醫

院去。

鑽：是！（跑了出去）阿彌陀佛！……

楊：（扶拍坐椅上）爸爸，你老人家何苦自尋煩

惱呢！

拍：（給鑽一嘴巴）不肖子。

鑽：對了，不肖子。

拍：你自願作不肖子！

鑽：當然自願作不肖子哩！假如像爸爸一類人的

兒子，通通自願作不肖子，中華民國才精靈哩

！好在像爸爸一類人的兒子，通通自願作不

肖子！中華民國的算大就衰這一點！中華民

國萬萬世不會亡的，也在這一點！

拍：（氣鼓，稍停）放屁！你自願作不肖子，你

給我滾蛋！

鑽：我早就要滾蛋！

柏：好在我還有兩男兩女，他們都是肖子。

鎮：誰不住！

大聲：二姐，爸爸還在發脾氣，你們不要回來！

柏：大爺，我的好兒子，你快叫他們回來，說爸爸不聽爲他們。

大聲：二哥，大姐，二姐爸爸叫你們回來，說不聽爲你們。

柏：（指鎮馬）你這東西！你……你，你，你……

（四人入，見父足傷，同聲慰問。）

柏：我先問你們，你們老老實實答覆我！你們願作肖子，願作不肖子？

大：什麼叫肖子？什麼叫不肖子？爸爸。

柏：肖子是好兒子，不肖子是壞兒子。

大：我願作肖子，爸爸。

柏：好！我的好兒子！

鎮：爸爸，我也願作肖子，願作百分之百的肖子！

柏：好！我的好兒子！

大：我願作萬分之萬的肖子，爸爸！

柏：好！好！我的好兒子！桂英，你呢？

桂：誰不願作肖子呢！這個用不着問的。

鎮：桂英，你也願作肖子？

桂：（望着鎮出了一會神）哦！（稍停）不過我還是願作肖子。

鎮：你還是願作肖子？

桂：還是願作肖子。不過願作媽媽的肖子，不願作爸爸的肖子。

柏：怎麼？你願作媽媽的肖子，不願作爸爸的肖子？

桂：對了，我願作媽媽的肖子，不願作爸爸的肖子。

柏：爲什麼？

桂：因爲媽媽是爲了反對爸爸而死的。媽媽是中華民國內的女烈士。我也願作女烈士，所以願作媽媽的肖子。

柏：糊說八道！你也給我滾蛋！

鎮：滾蛋就滾蛋罷！

鎮：妹妹，弟妹們再也沒有救出的希望了，我們不能不滾了！

桂：不能不滾了！

鎮：我們馬上滾！（入左門）

桂：馬上滾！（入右門）

柏：（氣喪，睡場約二分鐘）滾！你們只管滾！好在我還有三個肖子女！我的好孩子們！你們替爸爸爭氣，不要學他們的樣！爸爸愛你們，痛你們，給你們好的吃，好的穿，好的玩！（把天拉到後里撫摩着）我的乖乖！我的寶貝！別人說你是個壞子，沒有出息；我便說我第一個有出息的兒子就是你這個壞子：因爲壞子是最靠得住的。我的好兒子！我的乖乖！我的寶貝！我要給你買一輛小汽車，你喜歡不喜歡？（大苦喪着臉不作聲。光，兩亦苦喪着臉。）怎麼不作聲，我的乖乖？

鎮：各提簡單的行李出，同向道像拜拜，又向弟妹們告辭，五人抱哭，大哭聲更響。柏十分沮喪。

柏：（振奮）不准哭！（哭聲漸息）

鎮：我不是在作夢麼？

光：我也像在作夢。

鎮：我願你們的夢早早醒來，跟我們一樣作不肖子！

蘭：什麼肖子不肖子。我到底莫明其妙，大哥，你們得清清楚楚解釋給我們聽。

桂：這還要解釋麼？你這個智多星，爲什麼又變成個智少星了？

鎮：我解釋給你們聽……

柏：不准你解釋！要滾就快滾！

蘭：爸爸，讓哥解釋給我們聽，使我們明白明白罷！

柏：好！我讓你解釋！解釋得不對，打一頓再滾蛋！

鎮：肖，就是肖。肖子，就是像爸爸的兒子……

……

柏：對呀！

鎮：不肖子，就是不像爸爸的兒子。

柏：不錯呀！

鎮：我們像爸爸，就要跟爸爸一樣作漢奸；不像爸爸，就不跟爸爸一樣作漢奸。

蘭：那麼我要作不肖子！

（以下接三三三）



襄樊，雙溝，棗陽

白克

(一) 劫後襄陽

襄陽克復的第二天，我們坐着一隻小蓬船，順湖浩蕩的漢水，以一天一百八十里的速度趕到襄樊，因為隨天還有一百五十里的旱路纔能夠到襄陽，當晚我們就住在襄陽。

襄陽，樊城，備備一水之隔，兩座古城巍然對峙，熟悉三國志的都曾知道這一荆州古治，形勢之重要，自古稱兵家必爭之地；在這次豫鄂會戰中，國賊路上的必要，曾經誘敵深入，襄陽一度淪陷，但不到兩天就克復了！

船離岸時已近黃昏，薄暮中，古襄陽的城牆在夕陽的映襯中倍覺壯麗，但進城後，疑目所見，大家却不禁悲憤填胸，心變得鉛一樣的沉重了！

武漢進以後，我們曾在襄陽住了一年，襄陽的每一條街，每一個巷子都為我們所熟悉，襄陽的令人留戀，在於它具有城市的繁華，却不煩瑣，街道，城樓，房屋，使人沉溺在古色古香中。恬靜而耐美！

但現在呢？從面江的臨漢門起，一直走完了長有兩里的市街到南關，兩傍所見，是壕塹斷崖和一片瓦礫，昔日繁榮的市區，在敵人「紅旗」

的魔手下，盡成灰燼，連城牆邊的小茅屋，都不體倖免！

敵人於六月一日下午迫近了襄陽城，那時我軍早已有計劃地撤退，據守外圍，靜寂得死一樣的一座空城，敵人最初不敢進去，數十騎兵，舉人一隊地拉着被軍大小小的紅膏藥旗，上面以偵察機低飛掩護，儘在城外繞圈子放鎗！一直到黃昏的時候，城里意大利教堂有人出城來歡迎了，一路燃着鞭炮，這才把「皇軍」接進了城。

但是「皇軍」還沒有睡好一夜安心覺，第二天黎明，敵人自己的偵察機又來了，在城外萬山附近拋下了命令：「敵大軍增援，速退却！」滿想安心駐在襄陽的敵軍於是慌亂起來了，狼奔豕突，竟不敢向原路回去，又竄向南漳，武安整一帶去了！臨去的時候，因為想表演一下所謂「東亞新秩序」和「共存共榮」的拿手好戲，「紅旗」隊一四人一組地，野外燃燃罐里的琉璃和粉粉就在襄陽城里的每家門板上塗上，一陣風過去，火焰冒起來，幾十條火龍在天空舞弄，襄陽就這樣燒了三天三夜；第二天，東京敵人廣播說走「又一次長沙大火！」因為三年來一貫的無恥敵人的這種欺騙，宣傳祇有鬼才相信吧！

我們在城里繞了一週，滿嘴是瓦礫堆，但

老百姓們沒有一個垂頭喪氣的，小孩兒在幫着大人檢東西，有幾間新葺的草棚已開始在做買賣了！鼓樓廢墟下墜道式的城洞里：測字，剃頭，喝茶，舊貨攤，小食攤，像上海的城隍廟似地顯得形式式，異常熱鬧！

(二) 雙溝見聞

第二天一清早渡河過樊城，走上了蕩花路，一個星期以前，蕩花路上敵騎縱橫，踐踏了每一個小村莊，現在雖然沿途所見，已是碎瓦，焦木，倒塌的牆壁，被蹂躪得破碎不堪，但國旗重新插上了，到底是我們自己的土地，克復後的各村鎮，民衆們在駐軍的協助之下，在廢墟上新搭了草屋；耕牛雖然給敵人拉走了，但軍民合作之下，用馬用騾、人仍舊把田犁了，秧插了！從張家灣，經梁家嘴到雙溝，公路兩路的麥田里，農民們黧黑的臉上充滿着笑容，他們撫摸着親切的土地，勤奮地起着耨頭，毫無哀怨之意。

中午到雙溝，雙溝離樊城六十里，五月中旬戰事激烈的時候，敵我雙方爭奪極劇，得而復失，失而復得者十餘次，我忠勇的某××師，全團官兵以血肉長城捍衛了雙溝，敵以二十餘架飛機和三十輛坦克車攻擊，我英勇官兵於工事

全都被毀後仍不氣餒，待敵坦克車在飛機掩護之下衝進之後，猶以手榴彈與敵肉搏，結果全團犧牲殆盡，而唐白河兩岸，「皇軍」的「無首凱歌者」却鋪滿了沙灘，枉死的冤魂，祇有永遠伴着河水幽咽了！

進雙溝城里的時候，適逢趕集，街上熱鬧得很，砲火雖然轟毀了街市的大半，但却看不出戰後的慘淡現象，「蜻蜓撼石柱」，中華民族有不可侮的力量，日本小鬼真太不自量力了！

由於第××師弟兄的堅苦奮勇地作戰，激動了雙溝的民衆，當戰事最劇烈的那幾天，民衆們帶着積集的砲火爲弟兄們抬傷送飯，最後一天動掩護了一排弟兄從小路上退出了雙溝！

雙溝民衆在敵人的魔手下，身受着狂淫燒殺的蹂躪，紛紛起來殺敵，表現的成績比其他各地更英勇：張金鳳，一個十五歲的女孩子，當敵人到來的時候，因逃匿不及，慌忙中把頭髮光剃了，穿上男孩的服裝，敵人把她捉住了，要她槍槍，雙馬，她祇好跟着跑了三天路，但第四天的黎明，趁大家熟睡未醒時，一刺刀插進了那個看管她的敵兵就偷偷地跑了！路上碰到一個偽軍的連長，那連長還告訴了她的方向，才很安全地走出了敵人的防區！

李鴻山，一個五十多歲的當地民衆，敵人來時，他躲到城外去了，但有個敵人却追到城外捉住了他，要他帶去找花姑娘。他不肯，敵人自己去，在附近拉了兩個，當場強姦了之後，追着

李鴻山也照來一次，李羞憤之餘，趁敵不備，一把抱住敵人，死勁不放，一面罵着那兩個花姑娘去毆門額來打，結果「男女合作」，活活把那個鬼子打死了！

如果你現在到雙溝，老百姓還會指手劃腳地告訴你如何殺鬼子的故事，雙溝對岸的河邊，留有鬼子們的尸灰，河底還沉着鬼子們丟下的槍彈。

(三) 紅黑白旗隊

「日本鬼子沒有人性啊！『紅旗』的倒處燒，襄陽周圍上三五十里地，全給燒光了！真造孽！……」到襄陽的第二天，我在一家小茶館里碰到了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子，他是敵人進襄陽時僅有的沒有逃離中的一個，但說敵人這次對襄陽有計劃地大規模的燒殺，所謂「紅旗」，四人一隊，騎着馬，手里執着小紅旗，凡所到之處，都是一把烈火，燒得寸草不留，沿襄花公路的兩傍三十里地以內，就這樣一片焦土！此外還有所謂「黑旗隊」和「白旗隊」；黑色象徵死亡，遇着必死旗襄陽民衆在敵人退却時，被「黑旗隊」殺死的至少在三千人以上，「白旗隊」都是捉活的，大批壯丁，婦女被他們用繩串着押走，牛馬也作爲搶掠的重要對象，但退却時，帶不走的壯丁婦女用機關槍掃殺了，牛馬後腿用刺刀挖了兩個洞，現在襄陽的餅牛異常常缺少以致農作困難，敵人之毒辣可見一斑。

我們在越後襄陽作了次巡禮，襄陽城內經過

去年和今年兩次的浩劫和襄陽一樣，已是十室九空，不見完屋，僅在靠近青龍一帶，因敵人盤據了二十多天，尙留下幾間民房，門上還有粉筆寫的：「同盟通訊社」和「慰勞所」，兩屋東西相對，敵人的新聞記者與妓女同時地工作，也正就說明了敵人的文化宣傳正和實淫一樣的無恥與醜惡！

襄陽的民衆在這次會戰中也表演了許多英勇的故事：城北二十里地有個小村莊叫「王村」的當敵人手到的時候，村民們殺猪宰雞歡迎，絲毫沒有害怕驚慌，敵人跑了一天已經疲憊不堪，就樂得被歡迎進村，把許多笨重武器，如山砲，機關槍，都放在村外路上，才派了幾個鬼子兵守衛；村民們良得從來未見，除掉花姑娘，圍着花姑娘逃進山里去了，要什麼有什麼，「上席」的時候，一位七十多歲鬚髮皆白老先生親自持壺敬酒，這下把敵人可樂死了，看見這批「順民」們這樣熱烈誠懇的招待，就放心大嚼大喝起來，但正當與高酒酣的時候，忽然却有好幾個村民跑進來報告，說是游擊隊把村外的衛兵殺死，槍炮也偷跑了，這下却把鬼子們嚇壞了，幾個村民作響，就往公路上追去，一直追到天黑，鬼影都沒見一個，轉眼之間，連幾個帶路的村民也偷跑了，敵人祇好垂頭喪氣地順着原路回王村去，可是一進村，村里早已冷清清地連狗也不剩一條了！

在離開王村二十里的一個小山谷里，王村的

民衆却正異常激烈地又在大吃大喝起來，敵人的月以的舊聞講給他們聽，也都圍着津津有味地聽着，他們迫切地希望看報，更希望有人去看他們，即使一封平凡的慰勞信給也好，尤其歡迎女同志慰勞信，得到一封，認爲無上光榮，珍惜地藏在貼肉的口袋里，不肯輕易示人！

其次，因爲當地行政機構的腐敗，最後的戰場清除工作異常馬虎，沿途焚毀的尸首牛馬雞一堆堆地陳列着，但未掩埋的仍不少，野狗拖着死人骨頭在田野里亂跑，日曬雨淋下，臭氣沖鼻，最後，是賑濟工作太慢了！「祇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十萬難民，餐風宿露，嗷嗷待賑，直到記者回到後方以後，才看見救濟委員會成立，派人去放賑。

當然，這些缺點是免不了的，但將因抗戰之勝利而日益進步而克服是無疑的！

一九四〇，七，五，於鄂北。

敵人對鐵的需要非常的迫切，「白旗隊」除了擄掠了財物之外，還專門搜集老百姓家的，破銅爛鐵，他們把煮飯的鍋打碎了裝在子彈箱裏挑走，當最後退却的前兩天，敵人甚至不惜派了飛機來搬運；但矛盾而滑稽的是敵人一面偷我們的鐵，一面在商店附近却白白地送了我們十七個坦克車，平均每輛最低限度以五噸計算，共有八十五噸合計十三萬六千斤，如果一隻鐵鍋平均以十斤計算，敵人硬搶去我們十萬三千六百個鐵鍋，才能補償一次的損失！

(四) 一點歡感

在前線跑一個多月，我們看見了光與熱，勝利與自由。民衆沒有一個不恨日本鬼子，士兵沒有一個怕敵人！尤其是留在大洪山銅柏山打游擊的××軍，他們緊苦着吃鹽豎當飯，一個星期吃不到鹽，但仍英勇地隨時襲擊敵人，得製輝煌的戰績，民衆們於感奮之餘，自動地煮了稀飯，挑着鹹菜，豆腐，去慰勞他們！

但在前線，不可諱飾地仍舊存在着許多缺點。三軍來一直沒有合理解決的文化食糧供應問題，至今仍爲一大憾事，苦戰兩月的將士們一旦休息下來竟不到一張報紙，我們從後方帶去的一個

(以上接三〇八)

柏：你也不要作骨子？

蘭：對了，要作不骨子？

柏：爺也給我滾蛋！

蘭：滾蛋就滾蛋！

柏：你們只管滾蛋！（撫着光，大頭）好在我這還有一對蛋子！這是靠得住的！還是靠得住的！

光：（跳起）我也要作不骨子！

柏：該死！該死！你也給我滾蛋！

光：滾蛋，好的！就滾！

柏：你們只管都滾！（撫着大頭）好在我還有這一個骨子，這是靠得住的！這是靠得住的！

大：（跳起）我也要作不骨子！

柏：你，你，你……該死！（踢了起來，跌在椅子上，死爬不起。）

桂：桂英，我們走！

蘭：我們進游擊隊去。你們怕不怕？

光：我正要去殺日本鬼子！

大：（大叫）殺盡日本鬼子！

蘭：好的很！我們快走！（五人同出）

蘭：你們等我一上，我要把媽去。（回來，取了這錢，並將日皇像、日旗、五色旗撕毀、跑了。）

（外面汽車響了來。）

楊聲：楊媽，你快去招呼老爺。

楊聲：老爺怎麼了？

楊聲：司機！大東門！快！（汽車響了去）

柏：（還魂屍起狂叫）楊媽！你該死！該死！該死！

楊：（叫着進來）老爺！老爺！阿彌陀佛！三光菩薩！觀看大士！……

柏：該死啊！你把汽車讓他們坐去了！

楊：他們到那裏去！

柏：他們進游擊隊去了，（亂爬了出去）

進游擊隊殺鬼子去了！替他們媽媽報仇去了，好的很！（大笑）哈哈……（幕）

（完）



塔爾寺

逸明

一、西行紀遊之一

一個江南人在西寧住久了，那股濃烈的羊羶氣，那從遠處傳來的蹣跚的駝鈴，那門窗對着紅綠的不勻和的色調，加以文化的落後，準會使你懷鄉焦灼，甚至透不過氣來。今天早晨馬主席打來電話，邀約到致遠將軍塔爾寺之遊，我正想到野外換換空氣，便欣然從行。先到省政府會見馬主席，這時省府已為我們一行五十餘人預備下

結着堅冰。本來這水流城是一處宜耕宜牧的沃野，沿途所見飢民空巷，寒窗荒蕪的情形，可見青海民生維艱的一斑。所可欣慰的，漢藏可以看見許多用漢藏藏回各種文字所寫的抗戰標語。

豐盛的早膳，大盤的手抓羊肉，手抓雞肉，這些內地所不能嘗到的異味，大家好奇似的大抓大嚼，杯盤狼籍，席間除了馬主席簡短的歡迎詞外，還有黨軍各部門工作報告，大都檢討六大中心工作（鑿路，植樹，識字，保甲，禁煙，民團。）一年來的實施成效，舉出許多數字，說明青海在抗戰中的進步。報告完了，一陣熱烈的掌聲過後，便是番女的土風舞與哥薩克舞。這些番女都是土司手戶的小姐，明眸皓齒，淡掃蛾眉，頗有中國古裝美人的風韻。雖然表情音節都似乎單調，可是優婉溫柔，不似穴居野處的民族。

塔爾寺距西寧二十五公里，屬魯沙爾縣，是黃教始祖宗喀巴的道場。現今西藏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也在此地轉世。在歷史上與拉薩寺，拉卜隆寺齊名，同為佛教的聖地。蒙藏民族還是停滯在政教合一的神權時代，所以宗教上的寺名，便是政治上的中心，宗教上的活佛，便是政治上的首領，塔爾寺雖遠在青海，可是對於西藏的政局，却有很大的影響。

散宴後，我們一行便乘汽車出西關循西貴公路沿湟水而行。九月的天氣，已經是來意使人草木凋零的時節了。峴崙山上佈滿積雪，湟水

正午抵魯沙爾，下車跨過一條小溪走，上斜坡，便見到無數幢金碧輝煌，巍峨壯麗的佛殿，在四圍的長青樹中，在陽光下發出強烈的反光，使你不敢正視。佛殿建築是印度式的，有兩層佛殿上的瓦，完全用金屬鑄成，在地理書上叫做大金瓦寺與小金瓦寺。其壯麗雄峻比越上海的清樓更無遜色。誰說蒙藏民族沒有高度的文化呢？尤其滿屋子細緻雕飾的壁畫，與線條勻和的塑像，使我讚歎不已，愛不忍去。在大金瓦寺裏，還陳列着宗喀巴當年的法器，與打獵的戈矛，以及

獵獲的虎豹。可見真正的佛教，並不是不講生存競爭的。青海外有無數的小塔，傳說年羹堯曾在此地殺了幾千喇嘛，屍首都拋在裏面。現在還有喇嘛三千人，呼圖克圖（活佛）十餘人輪流值日，主持寺內一切政務經濟大權。蒙藏人民信佛極篤，除捨身剝膚外，其終身勤勞所得以布施喇嘛。還朝名師為一尊佛求功德光榮，就新編的財產估計不下五千萬元，小金瓦佛與佛殿的建築費用未計入。這些都是蒙藏人民不遠千里貢獻來的。他們相傳貢獻多可以朝見活佛，如果抱活佛的脚，那是了不得的光榮；貢獻少的便只有在佛殿前五體投地的禮幾個頭的資格了。我們參觀各殿，看見許多貧寒的蒙藏人，對佛像磕了幾個頭後，會使你不相信的掏出大批的硬幣，獻在佛台上揚長而去，這真是他們的一片至誠。凡人要見活佛必須致送哈達（一方紅布）我們一時高興，也叫勤務兵到魯沙爾買了幾方哈達，持去謁見當值的呼圖克圖。一個十一歲的孩子，雖然穿着袈裟，臉上帶着天真的稚氣。我們說到中國抵抗日本，一定勝利的話，翻譯的喇嘛翻成藏語以後，活佛聽了十餘次，由翻譯喇嘛領頭參觀。從活佛裏聽了出來，由翻譯喇嘛領頭參觀。小金瓦寺，其莊嚴雄峻不亞大金瓦寺，室內都鋪着名貴的地氈，而且光線黯淡，令人引起一種神秘的宗教感。真是因為窗戶太少，加以喇嘛終生不浴，那股酥油氣味，聞之欲嘔。

下山到魯沙爾晚餐，順便逛了一下魯沙爾，買了些鱈魚鹹魚等類上產，便乘上汽車返回西寧，這時已是蒼然暮色了。



大麥香

穆天

我底心被一種茫然的情緒剝蝕着，我像沉在迷惘的烟雨裏，讓它在呻吟着神經……我糊塗，一直在鬧塗。

沒有了解我的人，我也不需要人了解；因為只有自己才是真正了解自己的人……

這裏，白雲看守了天際，冰霜鏗鏘住土地；

沒有信，沒有愛，沒有溫暖；年青人在砂霧裏像團圓的山羣，過着相互沉默安靜的時日。流浪的歲月在淅淅裏潛化下去，熱情如河流裏永遠被沖激着的砂石，一層層地被剝蝕。

高原的風送來悲哀，對彎曲葫蘆河濁黃的水流，我多少次憧憬到千里外甚西樣廣袤的平原，牛、羊，田野，樹林，挺着冷胸的河岸……那，金雞刺着雞群的記憶呵。

六月的金風，鍍黃了大麥，散發出那宜人的香氣；我真愛，我愛嗅這大麥香，像少女們愛吸她們的脂粉，午後，伴着一位同志到野外，想用散步消磨去一個苦悶的傍晚。

四天的陽光，天空，雲彩正飄着裙子擺舞，走過了小橋，跛在曲折的小道上，從大麥地裏，隨那宜人的大麥香，送來清脆的歌音。

「大麥黃了！」

閃着金亮的光……

微暗夜裏蕭曲一樣的悠揚的歌音，夾雜着人聲和土壤的氣息，磁石似地吸引了我們的脚步；立定，我用眼睛，眺向南邊麥地的盡端，果然從那歌流的源泉又飄送出來了歌聲：

在異鄉的土地，

山神住了我們底脚眼。

葫蘆河，

纏在我們的身旁。

永遠是愁悶，

永遠是冰霜……

大麥的清香捲起鄉愁，

縹緲在心腸……

若不是河中有孩子盪漾浴水的聲音，你悲涼的曲調，會真使我流下淚來，然而那位伙伴却說

「聽什麼？這不是那些惹人心酸的小調兒」

我用沉默回答了他，向麥地的那端走去，他又吵起來了：

「聽見女人唱歌，腿也叫跟丟了，你聽……」

話雖是這樣說，到底他也跟着我走去，歌聲又

那團雲波，向我們送來！

大麥黃了，

閃着金般亮的光，

我們聽着無盡頭的道盡，

渡過曲折的河流。

用血淚，

澆透三年流浪的歲月。

一截雲霞，

撒進了雲舞。

黃金的麥浪，

把心兒引向遙遠……

麥地的那端是一道圍牆，圍牆的旁邊有一座土丘，她們，五個人，倚着土丘在婉轉地歌唱。

那歌聲，像鴿鈴刺破天空，清雋，嘹亮……她們五個人仍拍着手，不停息地唱着：

大麥黃了，

閃着金般亮的光。

然而家鄉如今不會有這種期間的天，

也沒有大麥香。

是該血匯成了流。

火推到了籬房，

夢，讓愁苦的白髮，

閃瞎了眼。

閃瞎了眼。



血、淚——滹沱河的暗流

璧期

一、夕陽下的滹沱河岸

七月，太陽正處在黃金線上，每天從早到晚籠罩着大地，向俯伏在下面的一切嬉笑着，像把她的熱力向人類本威一樣。

地平面上，遠望去，大地上的一切都在靜止着似的，山丘，村落，成林的洋槐樹，小蘆葦，田畝中的稻，玉黍，高粱，都無聲地垂頭而立，甚至連小鳥們也停止了牠輕快的飛翔，大地是在酷熱中死寂了。

滹沱河岸只有在夕陽下是格外美麗的。

當太陽降到河南岸西山頭的時候，露着她鮮紅的半個臉兒，餘輝反射在北岸，金黃燦爛的光輝愛撫着每個村莊的房脊，在微風中盪漾着的楊柳，禾，苗，以及忙碌着的人們，顯示了這富饒，恬靜，美饒而淳樸的農村景色。

滹沱河是闊得大厚，她擁着極肥沃的兩岸平原。

河由五台山傍曲折地向東流着，繞過孟縣向東直轉的三角地帶後，河身漸漸廣闊起來，水流也不似上流那麼激湍，這寬廣而緩慢的河流，造成了這一塊豐饒地區，地理環境把人的幸福帶來了，滹沱河兩岸的農民們利用着這天然的水源灌溉農田；所以，每年的收穫是特別豐實的。

夕陽下，望着那平原的稻田，一畦一畦地接連着伸向遠天，這時禾苗已透綠了，在晚風中迎舞，一層一層的波浪來自遠天又回浪過去，沒有在太陽下那樣的燥熱空氣，一切顯着恬靜而美饒。但是，今天洪流在它身上兇猛地震過去，無情的炸彈落在兩岸，兩岸傾倒口似的預期起來了。

赤黃色的肥土，被灰白的沙子蓋上了，兩岸展現了一片沙漠地帶，冷淡，怨憤地凝視着夜的來臨。在黃昏裏，滹沱河的水似有靈無魂的發給在嗚咽着，嗚咽那不知多少人的食糧，幾代遺留下來的房屋，園廬，子女在洪水中捲去了，被柳花吞滅了，兩岸籠罩了一層陰沈的空氣。

任敵人用刀把紅日擊斷

人們像一羣馴順的羔羊

歌聲竟選擇悲涼的調子，我抑不住淚水灑灑地

滴了下來，風吹過來，大麥全低下了頭，回頭看

那位伙伴也有點感動了，在麥浪起伏的當兒，歌

聲又轉了音調：

「大麥黃了，

閃着金燦燦的光，

流浪者哪！

爹娘爲思念把心悶爛，

家鄉到處舞起了紅纓槍，

自衛的武裝，向你呼喚。

流浪到何年，

那兒又有安樂鄉？

「那兒又有安樂鄉？

「那兒又有安樂鄉？」

門爭就是自己的搖籃！」

歌聲停止了，那位伙伴突然拍一塊小石頭拋

了過去，她們看見全站起來，圍過去，在一陣

明朗的笑聲裏跑了，對她們那健捷的身影和遺留

下的笑容，我埋怨那位同志，他笑了，一面檢土

塊拋着，似乎很幽閒地說着：

「小媳們，就這個脾氣，沒有人的時候，她

們大聲唱，等有人專意來聽，她們偏裝腔地跑了

去。」

我說她沒有回答也沒有說話，風搖動着麥

波分散着大麥香，河裏滿滾的小孩子裸了身在沙

灘上追逐，我只是沉默……

失，不認老百姓又不知要死多少啦！

他聽到這裏，憤慨使他渾身發冷，但鬼子却低壓起來：

「唉，唉，鬼子現在愈來愈毒了，以前他到那兒還不動手亂搗亂殺，可是，今年他進攻，是到一處燒一處，到一處，殺一處，平山縣被他燒了，的房子有四十多個，我道第八區共三千九個村子，仰燒去十四個，共千餘家，東鎮鎮村燒去麥子三千餘石，西鎮鎮村六百餘石，其他沒有統計的麥子同房屋不知有多少，看見小孩子也殺，鬼子說這些小鬼也是幫助中央抗日的。鬼子不是想要滅亡整個的中國嗎？」

「一同忘們，」他又興奮地叫了一聲：「你們想到還有比這更痛心的事嗎？敵人的總殺才過去，天災又隨着山洪爆發而來了！今年，滅淫河的水大得那麼凶，十年以來也沒有見過，兩岸許多肥沃土地被水沖刷成沙灘了，房屋刮去了，人，牲口，豬牛羊，不知捲去多少，有的全家被水刮去，房屋塌下來壓死了，單就我們這區統計，呈報來的，房屋淹壞三千多間，灌壞田二百二十餘畝，淹沒地四十餘畝，餓食，牛羊豬不知多少，唉！這可怕的劫難……」

區長低頭，停止了說話，好像在回憶着人民流離失所的慘狀。

「那麼現在人民的生活和情緒怎樣？」老陳很關心地問。

他聽到這問題，連忙微笑着回答：

「目前，政府在努力兩種工作，第一就是賑救工作，我們組織了慰問團到各受災村子去安慰民衆幫助民衆，他們也都很安心，鞏固守在那破碎的殘屋裏。我們已經在縣區裏募得麥子十八石，錢一千六百餘元，大豆洋布斤分發給他們，暫時救濟他們一下，可喜的是，人民雖在這樣悲慘地過着生活，但他們對前途都很有信心，只要砲聲一停止，他們馬上又回來了，單就五月份而說，許多老百姓本來家裏很窮，但他們把剩餘的一點糧食存着送到東山去慰勞我軍，他們常常帶着子彈送開水抬傷兵。

我們請區長休息一下，在靜默中，他仍然在思索什麼似的望着空中，

四、又是收獲的時候了

秋天來了，在平原裏，稻子快成熟了，王黍黍，高粱，小米，大豆，又在迎着人們微笑。

沿岸的民衆現在正關心着在秋收的時候，鬼子是否又乘時來搗亂，他們在政府幫助下，已組織了護收委員會，他們決定了三項：

- 一、快打快收快藏！
 - 二、加緊開始放哨！
 - 三、加緊放哨！
- 一個護收委員，他堅決地咬牙說：「這回鬼子來不要他帶去一顆糧食，只要喘不死，非幹掉他們不行！」

潼關將軍歌

源沱河在血淚中嗚咽着，聲沱河！你掀起你的怒潮吧！

風波渡頭風浪高，北岸倭寇粉如毛，懸山穿霧復雲，

轟我機關之機機。湖自太原路落臨汾橋，寇兵長驅犯中條，

動如探雨捲狂飈，讓艇千艘犯洪濤；要添黃河作馬槽！潼關

將軍中豪，殘敵河上慘不聊。陸斷猛虎水斬蛟，立使黃流

泛怒潮。狂風烈日雪花飄，寒夜冰霜結紅袍。斬盡百勝敵氛

消，保我山河動名標；嗚呼將軍心力勞！



訴

徐夷

三哥：

昨天晚上八點多鐘吧，在匆忙的工作中出乎意外地由信差手中接過你寄給我的信來。雖然當時的工作是那樣的忙，（正在封信）並且組長又投以責備似的監視，然而我竟不顧一切，把他拆開了。把他讀完了。

你說你是由新派到你們那裏的，×軍郵員口中得知××郵政管理局職務的消息的。這真機巧到極點了，如若不是他，不特你想不到我會自遙遙地淪陷了的故鄉跑到這大後方來，而我也不會知道已經三年不通音問的三哥現在究竟在什麼地方，究竟在作何等工作了！現在，你如斷了索的風箏般在天空飄蕩了許多時候，又重新落在地上，有了下落，讓我們感謝上帝吧！我們彼此間重新有了聯繫。

你來信上問故鄉和家裏的情形，以及我此次外出的經過。三哥，別提了吧，那充滿了感傷的可咒詛的地方，以及飽和了辛酸悲慘遭遇的我們底家庭，在我底記憶裏塗抹了多麼濃厚陰影啊！我不時極力制止自己底意念不去回憶那些可怕而令人憤恨的事情，因為一想到牠，我底心便如一塊千鈞大石壓着般，沉痛得要死，而熱淚也便不自禁地奪眶而出了。

記得吧，三年前你剛由高中畢業，立志要投考軍校，當時阻止你最厲害的大伯父，和鼓勵你最出力的六叔吧，他們底主張不同，竟至於幾乎打呢來。大伯父認為好鐵不打釘，好人不當兵，像咱們這種人家底子弟去當兵，真够這先人不可洗刷的大羞辱了；而六叔却以為男兒志在四方，豈可屈居於筆硯間，或老死在牖下！結果你不顧一切的逃走了，並且連「封信也沒往家中寄過，（自然，我得原諒你，因為你離家不久，中日戰事就起了！）他兩老人家却是一樣地望念着，常在談話中提到你的！

現在，他兩老人家已經被侵略者底魔手捉去了，我該怎樣告訴你呢！三哥，父親活着的時候，常以自己有的弟兄六人自詡，不記得嗎，他常常笑着告訴我們說：「到底人多了好，比方我以後死去，你們仍然有伯叔們照顧啊！一可是現在呢，竟連父親底同排行輩中硕果僅存的大伯父和六叔也都離開這充滿大藥味，充滿血腥氣味的殘殺人世了；今後不特沒有鼓勵我們的人，連出發點基於愛而阻止我們冒險的人也沒有了，三哥，痛心啊！

民國二十七年舊曆三月十四日，在我底記憶中這是多麼不詳地一天啊！大伯父和六叔就是在

這天被奪去了生命的！

當時，是抗戰第九個月了，敵人抽調了不到四萬多兵力，企圖掃蕩我們晉東南。在三月十二日那天，有四股敵人竄進了我們底縣城，兩股在縣城里會師，兩股就在我們村子里會師。村中底人都逃往山中去了，大伯父也由大哥扶着往村西的小山里逃去了，而獨獨六叔不肯走。他說：「你們都走吧，我留在家里看顧一切，日本人如果來了，我須向村外避一會就得了，他們那能在這山村中久住！不留個看家，不正經的，地喘們又該來收拾你了……」

六叔的脾氣，你是知道的！他打算怎樣作，就怎樣作；再作任何的勸告都不頂事的。所以，大哥只是在臨走時對他說：「六叔！可小心啊！敵人來時，無論如何是要躲避的啊！」

走了，我們都避到西山裏去了。只有六叔和二哥沒有走，留在家里。

十三日晚，砲聲愈響愈近，終於這些狂獸射像似一般決了堤的洪水般衝進了我們的村子里。二哥和六叔在敵人進村前幾分鐘避到村南的小土丘後面，這就是我從前在暑假中趕了驢子在那里亂跑亂嚷地找東西，於是：雞「呱呱」叫地着

飛上屋子了，犬在暗暗地狂吠着，豬則被趕得亂動着大耳來亂跑。自然，這里面也交雜着「拍拍」地鬼子們打出的聲聲。

據二哥說，當時六叔耐不住了，他幾次想回去和敵人商議，如想吃，便痛快地殺幾隻雞鴨，豬，吃；如想喝，就隨便喝，俱無論如何不要隨意藉屈東西，這都是多少年來，一點血，一點汗，勞動着積來的。可是二哥把他捆住了，不讓他動。

到十四日清晨，敵人點火。不到半個時辰，全村已滿被燒焦的火焰，與長長的濃黑煙所籠罩了。鬼子們站在村外拍着手大笑。

六叔站起來了，他怎能眼看着他自己心血所換來的家產，平白地被人燒去！他要往坡下跑，他要回家去救火。二哥當然不能讓他往家裏跑，明明他是死地啊。於是二哥馬上跳起來扯住他：「六叔，你不能回去啊！」

就在這時，敵人看見他們了，有一個傢伙拿起槍來，「拍」地一聲響，六叔便應聲而倒，腦袋被打翻了！

二哥眼着六叔鮮紅的血，和蒼白色的腦漿在汨汨地往地上流，人是斷氣了，他不能站在那兒等死，於是只好扔下六叔屍體，他迅速地隱避起來。

同時，在村西田里逃着的大伯父，聽人嚷村子里起火了，一聲不響便走了；我們只以為他去解手，唉，三哥，誰想在下午有人來告訴我們大

伯父死在村西路上，敵人打中大伯父的腰，因為距離太近，腸胃被打出不少！

三哥，慘啊！可是這還沒走到我們家廳悲慘命運之山底最高峯！在去年夏天，一個陰沉沉的夜里，二哥突然失蹤了。

說到失蹤，我們家鄉裏的人都知道，因為我們那裏的環境太特殊化，複雜化了。常常有敢說敢作的年輕人，因了言語與行動上底稍微失慎，便突然失蹤。可是在幾天後，便會在附近的山溝里發現了他們被支解了底屍體。是啊，二哥底屍體，就是在××溝里發見了的，頭都被野狗們吃完了，要不是從屍體的衣服上來，恐怕是連人都認不得了！

二嫂，一個典型的舊家庭的賢妻良母，並且和二哥的感情又是那末好，我們都就心她處未來命運。可是意外地她自得到二哥的死耗與直到二哥底屍體安葬為止，除掉苦笑幾滴淚以外，其餘坦坦地沒有任何苦痛的表情。我們都還以為她忍心，噯！三哥，誰知道她是藉此欺蒙我們對她的注意呢！

在二哥離葬後第七日的早晨，人們都起床了，惟有二嫂底房門尚未開，平時她是比任何人記得更早的！我們情知不妙，果然在弄開房門進去後，見她面色發紫，兩眼腫得似核桃放大，氣早已絕了。顯係在生前痛哭後，服毒自盡的。而不到兩歲大的桂兒桂亭，被我們毒醒後，尚爬在二嫂屍胸上「媽媽，媽媽！」地喊着，其實，孩子

已經成了無父無母的孤兒了！三哥，寫在這里我禁不住淚水又流下兩頰，落了滿臉。

二嫂死後，我變得消沉了。有時甚至終日不說一句話，然而有時偶有感觸，便會連跳帶罵地發半天牢騷。

大哥看出我不過於生活在那種環境裏的。於是，在一個人聲寂寂，而月亮却特別明亮的夜晚，悄悄地步進我底臥房對我說：「成弟，你到後方去看看吧！我們不要全部在這里等死，一家人就剩我們幾個，你三哥走了快三年，沒有音訊，誰知道他在世不！我們再都犧牲了，祖宗的血統不是斷絕了嗎？」

當我起身那天，他送我到村外，又低聲說，然而非常沉痛地對我說：「對外面要注意身體，我不希望你作個人，作大事業，只希望你平凡地活着，為祖宗保存下一脈血統就夠了！」

我到了西安，一個機遇使我得考上自抗戰以來已經停辦了二年多，而去秋方始重新復課的山西大學文學院國文系。三哥，在別人看來，一定以為我該快樂了吧，然而事實滿不是這般！學校每月雖然有十幾元貨金，可在這「米桂薪低」而且糧價不斷飛漲的時期，幹得什麼事呢，我們還不是一樣的餓肚子嗎？更糟糕的是去秋檢查身體時，校醫宣佈了我底死刑：「初期肺病，得多吃滋養品，不然便危險！」

「滋養品？」我倒很想吃吃呢，可長錢啊！目下不是連飯還吃不飽嗎。

吃不到營養品，前途便危險，於是聯想到大哥哥臨別的話，一到外面要注意身體，我不希望你作偉人，作大事業，只希望你平凡地活著，為祖宗保存下一脈血統罷了！——大哥希望我活，而我却相反地步步逼近死城，對得起大哥嗎？真的這樣平凡地死去，不願為祖宗留一脈血統，對得起祖宗嗎？

於是我輟學了，我逃進了郵局，為了延緩生命，我流着眼淚開了最高學府之門，踏進了人

黃河信箱

青年的苦悶

編輯先生：

我是一個高中一年級的學生，因為我自己的環境惡劣，所以使我數日在苦悶中過活，尤其是最近一兩個月以來，雖然還是我叔父供給我讀書，可是我對於那種機械式的學校，討厭萬分，真想馬上就離開學校，但是又想回來了，不上學又有什麼出路呢？到社會上去吧，眼看著那些充滿了對思想界的官僚士紳，使我更討厭，更傷心；同時就是到社會上，我的知識能力都差，編輯先生，我現在的生活是完全陷於苦悶中了，應走那一條路，我簡直辨別不清，請先生切實的來指導我，究竟應該怎樣？
王中風上

生的戰場。三哥，當時同學們有的在誇笑我：「放着大學不住，却要作事，真沒出息！」也有的人跑來面前勸我：「光榮！第一名考入郵局，真有你的！」然而，誰知道我底內心如刀劍磨似的疼痛呢！

三哥，這便是你離開水陸後，我們家變的遭遇，和我此次由放鴿跑到後方的情形，我知道你看了，一定要悲不自勝的！然而，我請你保重身體吧，你現在已經是軍校畢業，手槍虎符的人，為

收到了你的來信，感到無限的同情。你所謂的種種苦悶，確實在一般青年中，都有同感，不滿意現狀，正是求進步的起點，不過，時代中的青年必須有克服環境的決心和改造環境的志願，的確，在社會上有許多的事會使你傷心，失望，厭惡，但是我們總不能離開社會而生活，既如此，我們只有負起改造社會的決心來，但是改造社會，首先就要改造自己。當然，這條件是在你太沒有充分的智能來承擔你崗位上的責任來，我希望你不要灰心，仍然在學更多，充實你應有的知識，培養你的能力。總之，不要當消滅他們的。

「希望去做作家」

關於先生，我洗列仲鎮先生的姪兒，今年已二四歲，是個文藝的極端愛好者，可以說我自廣州其武讀書的時候起，以至現在入陸大受開止，沒有一刻

了整個國家，民族，為了我們那死去的伯父，六叔，二聯，二嫂，以及現在仍在水深火熱似的淪陷區里，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掙扎着生活的大哥，我願你多發幾個鬼子，永遠為正義，為光明而戰鬥。

至於我，因為知道你尚健在人間，今後也許要作點冒險工作，不再這樣平凡地活著了。我遙祝你的健康。

放棄過頭先生的文章，我覺得先生的文章中，在那充滿了革命熱情的文字裏，放射着真理的光芒，給予一般青年對於抗戰建國的實踐力量太大了，但可惜這類散文在黃河每期裏登出得太少，小說也不多见，望以後在黃河裏多發表一點關於這一類的散文，——尤其小說，不知可能不？

在這還有一個問題，要請求先生答覆我的：便是我同意了一個志願不惟希望將來能夠報負先烈的遺志。去為國家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而已，並且希望做個未來的作家，在過去我也曾在各報紙及雜誌發表過好些文字，也出過單行本，可是我感覺到我的東西和我的理想相差得太遠了：這固然由于自己的天才不夠，同時也為了軍隊的環境太複雜了的緣故，簡直沒有時間給我多讀多寫，在這種環境之下，我打算放棄這個做作家的成見，還是貫徹到底呢？而要怎樣去做才能達到目的呢？務希先生有以教我！（應元斌）

寒夜曲

張聚麟

聽聞鉦聲，聽聞鉦聲，
聲在枝頭和窗櫺，
原來是昏夜送來塞外風。

西風起，天轉寒，

聯念起，數十萬戰士衣猶單。

彈雨砲雷下，

吳敵將，與寒戰！

可徵復可愛，

悲壯亦淒涼！

唧唧復唧唧，唧唧復唧唧！

母女燈窗做女紅；

千針萬針，

領袖捲起，襟襟聯成，

只累得腰酸，只睜得眼形，

幾件棉衣纔完成。

換到夜窗更靜，

母女姊妹仍在唧唧噥噥，

一針一線的縫。

她們說：

「這一針一線，

就是我們獻給抗戰將士的一顆

心！」

見一個歌唱的隊伍前進

臧軍

在晉東南前線

那太行山

起伏的峯巒

這西北的高原啊

我曾看見

一個歌唱的隊伍前進

歌聲

多麼粗壯而有力量

在嚴寒的雪地

隊伍與隊游龍

迎著刺骨的北風

從這個山崗

到那個山崗

經過無數的梯田

走着破壞過的公路

歌聲裏閃動着

悲憤的情緒

勇猛擊的

農民的面孔

刻畫着有

艱辛戰紋的

中國士兵啊

衝着深沉的仇恨

投奔向

這抗日的隊伍裏來了

隊伍

在歌聲裏挺進

弟兄們

驕傲的背背槍

——歌唱

「我們不再是

奴隸的

老百姓啊

如今 我們要

戰鬥在

自己的家鄉

戰鬥在

敵人的後方」

前進啊

雪地上留着

黑色的脚印

——吻着祖國的傷痕

歌唱着

走向戰地

編後

首先要向讀者道歉的，老向先生因了病未復原，以致「黃被子」的續稿沒有寫好，編者已去函催促，下期想必可以趕上的。

答應寫創作指導文章的好幾位朋友，都因事離開了西安，他們都答應不久就可寄稿來，趁這機會，我們正好多刊載幾篇青年作者的文章。

金明先生的「穆蘭花」，是一個諷刺，他是運用着民族形式而寫出的，雖然在修辭和音韻方面避免不了有些缺點，但整個的思想和結構，都是很好的。

本期發表的兩篇文藝短論，都是短小精悍的文字，許多讀者來信詢問要怎樣才能成為作家，這是一件容易達到目的，同時也是很困難的事情，最重要的還是在於自己的人生經驗是否豐富以及有沒有文學天才而定。

時候已至深秋，前方將士正需要寒衣，本期的封面是金明先生之得意作，寒衣曲作着一個勸學寫作的青年，這是篇虛女作，文字方面雖經編者改動不少，但音韻非常自然，如能繼續努力寫作，前途是大有希望的。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定期刊物

洪垂軌

主編 **思潮**

每册五角

第二要目

西北問題一夕談…… 廖鳳林
民生的認識…… 蔣立白
民衆學校的設立問題…… 塗瑞南
戰時移民品質之研究…… 張君俊
論毛澤東先生…… 任達生
建設西北的重點…… 馬象風
兩種勢力恐怖下的巴爾幹…… 福宗沛
大英帝國失敗原因的一種看法…… 福宗沛

樂典

黃震遐 主編

每册三角

新中國軍事什誌

第四要目

顧景范氏之國防論…… 張其昀
伊遜的南進政策…… 徐紀達
日本進攻荷印…… 陳小邁
敵現行步兵操典之研究…… 戴嘉烈
歐戰爆發前德法機械化部隊之檢討…… 黃孟烈
歐戰抗戰三年來…… 楊爲孟
搜兵的研究…… 吳鼎五
俄國兵制沿革…… 江世義

張佛千 主編

第四期 **國士** 每册一角

對青年說的話…… 張金鑑
我也來談談國士…… 謝國驊
萬里長征…… 陳錫周
論文化建設…… 胡秋原
中華民族的創造本體…… 姚汀濱

新中國叢書

總裁言行

行的道理 每册·15
政治的道理 每册·15
三民主義及其實行程序 每册·16
西安半月記 每册·35

知難行易學說研究(再版) 每册·80
菲希德魯德意志國民書 每册·80
新歌劇插曲 每册·80
蒙古歌曲集 每册·80
民族教育之理論與實際 每册·80
死守中條山(四幕國防劇) 每册·80
三民主義哲學之基本研究 每册·80
十年來的歐洲 每册·80
美國獨立戰爭與南北統一 每册·80
我們的統觀 每册·80
中國大黨與革命 每册·80
民生史觀與社會進化 每册·80
從國史上所得的民衆實訓 每册·80
革命的人生觀 每册·80
各國青年訓練目標之研究 每册·80
中國民族之文化 每册·80
羣絲集 每册·80
共黨理論批判 每册·80
汪精衛賣國約 每册·80

預告新書
蔣委員長的思想體系 每册·80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 每册·80
戰時救護工作 每册·80
黃震著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西安米園街三十八號 電話一八三號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經售

本刊已呈請中宣部及內政部登記
西安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登記字第一八五號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